

旅途隨筆

旅途隨筆





855
856
29

序

在這世界裏我並不是孤獨的，我有朋友，那無數的散處在各地的朋友。

我常說我是靠朋友生活的，這並不是一句虛偽的話。友情這東西在我的過去的生涯裏，就像一盞明燈，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點光彩。我有時候就禁不住要想，禁不住要問自己，假如我沒有了那許多朋友，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可憐的人。對於這問題我自己也不敢給一個回答。

我和別的人一樣，我在生活裏也有過快樂和痛苦，也有過眼淚和歡笑。但在這些時候總有什麼東西激動着我的心，這便是同情。通過那空間，朋友們從各個遠近的地方送來了眼淚，送來了安慰，甚至送來了笑和祝福。我的眼腔裏至今還積蓄着朋友們的眼淚，我的血管裏至今還沸騰着朋友們的血液。在我的胸膛裏跳躍着的也不是我一個人的

國家圖書館



002855412

1351505

寂寞的心，而是那許多朋友的暖熱的心。我可以不誇張地說一句：我是靠了友情才能夠活到現在的。

朋友們給我的東西確實是太多太多了。然而我拿了什麼東西來報答他們呢？我是一個心地貧窮的人，我所能夠獻出來的，除了這生命外，就只有一些感謝的表示。所以我要到各地方去看那些朋友們的溫和的面孔，向他們說一些感謝的話語，和他們在一起度過幾天快樂的時間。抱了這個目的，這一年來我走過不少的地方，而且我也許還要繼續走下去，到另一些未曾有過我的腳跡的地方去。我並不是爲了喜歡「名山大川」纔開始旅行的，雖然我也很想知道一點各地方人民的生活狀況。

在旅途中我不會感受到什麼困難，朋友們慷慨地給我預備好了一切。要是沒有他們給了我種種的方便，我決不會走完這許多地方，而且我也不會有機會寫下這些見聞和感想。這些不過是一個紀念，我現在把牠們編成一本小書，我願把牠獻給所有我的朋友，並且同着這一本小書我還要把我的一顆感激的心獻給他們。

這一點小小的東西原本算不得一件禮物，但是，朋友們，請大量地接受牠罷，因為我真摯地把牠奉獻了給你們。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作者在北平



重排題記

這本小書曾由生活書店印過三版。在付印前牠在審查老爺的硃筆下受過別足的重刑。出版後書店方面又說文藝書沒有銷路。我一則不願意看書店多虧本，二則不願意讓刪改的書多流傳，便要求書店讓我收回。辦交涉是要化費時間的。交涉剛剛辦好，書店把紙版送來，過十幾天第四版的新書又在市面上出現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人買這本書。我想還是忍耐着再等兩年罷。反正紙版已經到我手裏被我親手毀了，不會再有人來印第五版的。

這還是前年的事。現在兩年期滿，我把改訂本交給願意爲我出版這沒有銷路的小書的開明書店。這所謂改訂本也不能說是完璧，不過腿下已經裝好木脚，不像殘廢者了。

1

「亞麗安娜·渥柏爾格」被收入了「短篇小說集一」，所以刪去。「捐稅的故事」因

爲原稿已失，而且這篇短文也應該重寫了，就讓牠仍舊闕着。其餘的則依照原稿補入。

去年我兩度去廣州，重溫舊夢，在那里過了一些令人興奮的日子。現在在那個可愛的城市淪陷以後重讀幾年前初到廣州時的舊作，回憶當時的情景，不禁感到深的惆悵。但是我並不絕望。我對朋友們說過甚至在陰雲蔽天的時候，我還可以看見未來的晴天的光亮。現在我還是和從前一樣，能夠站起來做一個人。我始終相信我們這民族的新生的力量。

這本小書是爲朋友們寫的。牠是一個紀念物，也是憑證。牠證明我過去，現在是怎樣的一個人，將來也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倘使有一天我違背了書裏的約言去做一個朋友們所鄙棄的人，那麼讓他們毫無憐惜地棄絕我！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之夜 巴金

五
意
不
同
凡
响
極
味
留
心
佳
所
永

目次

海上·····	一
一個回憶·····	四
南國的夢·····	一一
香港·····	一四
香港之夜·····	一九
省港小火輪·····	二二
西班牙的夢·····	二五
庶務室的生活·····	三〇
農民的集會·····	三九

賭	一個女傭	鬼棚尾	薛覺先	海珠橋	長堤之夜	一千三百圓	朋友	別	談心會	機械的詩	鳥的天堂
.....
一一三	一〇六	一〇〇	九三	八八	八三	七七	七三	六六	五五	五一	四五

扶梯邊的喜劇……………二一九

遊了佛國……………二二六

在普陀……………二三七

三等車中……………二四三

平津道上……………二五一

一個車夫……………二五九

海上

是五月的天氣，一個清朗的早晨我離開了上海。那隻和山東省城同名的輪船載着我緩緩地駛出黃浦江，向南方流去。時候是六點鐘。

我是在前一個晚上上船的，有一個朋友同行。我們搭的是統艙，在船尾艙面上安放了帆布牀。那晚曾落過大雨，把我們的被褥都淋溼了。有好幾個朋友來船上送別，其中有一個就留在船上和我們整整談了一個夜晚，直到天明開船時，他纔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頎長的身軀消失在碼頭上擁擠的人羣裏去了。這朋友平日被我們稱爲粗暴的人，我們都知道他是憎厭女性的，但是他那晚卻帶了顫動的聲音向我們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祕密：他的戀愛的悲劇。去年裏先後有兩個女性追逐過他，她們願意毫無代價地把她們的愛情給他，卻被他殘酷地拒絕了。他這樣做，他自己也感到痛苦，可是他並沒有一點

悔恨，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奉獻給一個理想，他不能再有一點個人的感情了。

這朋友的敘述引起了我的讚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像這樣棄絕愛情的並不只他一個，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顧惜地讓女人毀滅了他們的事業，等到後來嘗慣了生活的苦味，說出抱怨愛情的話語時，已經是太遲了。我對他說，我要寫一本中篇小說，題名做「雷」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澀的。

統艙客人的生活自然不是舒服的，但我們也習慣了。在海上，篷布下面，甲板上面，帆布牀載着我的身子，我的眼睛望着深藍色的吐白沫的海水，我想起那個頤長的朋友的苦笑，我想起在我們這一羣裏常見的爲了理想棄絕幸福棄絕愛情的事實，我想起那巨大的生活的鬥爭，我想起我們的事業……我想起種種的事情，因為我如今有了思索的時間。

船整整走了兩天，我整整思索了兩天。我偶爾也和那個同伴談幾句話，但除了喫飯的時間外，那同伴就常常蒙着被頭睡覺。晚上的時間很難過，甲板上沒有燈光，所有的人

都睡熟了。海的吼聲和人的鼾聲響成一片，只有我一個人不能夠閉眼，我被思索苦惱着，我被熱情苦惱着……



一個回憶

我被回憶苦惱着。我彷彿回轉到去年春天裏了……

在上海閘北的寶山路上有我平日稱做「家」的地方。然而一個多月來，我就不能夠回到那裏去了。許多穿制服的人阻攔着我，每一條通到閘北的路都被鐵絲網隔住。我冒險地奔走了許多次，始終找不着一個機會看見我平日所寶愛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在一個淒清的夜裏分別了的。

我一個人和一本書離開了微雨中的上海，那時寶山路上只有寂寞和寒冷。等到十多天以後我從南京回來時，就只能夠看見閘北的火光了。

當輪船駛進黃浦江的時候，我站在甲板上，我看見被黑烟遮滿了的北面的天空，我聽見大礮的隆隆的怒吼和機關槍的密放的聲音。我冷靜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冷靜地

兩個火警

在

此

尾

聽着船上許多乘客的驚叫。我又望着那些江邊的高大的建築，我又望着外白渡橋上擁擠的行人，我又望着外灘馬路上來往的載行李的車輛，我咬緊着我的嘴唇皮，不讓牠們發出一點聲音，我覺得我的血已經冷了，冷得結冰了。忽然一陣惡毒的憎恨佔有了我，使我的全身微微戰抖起來，我的頭腦裏顯明地現出一句話：「歷史上沒有一次的血是白流了的。」

懷着這種心情，我登了上海的岸。如今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晚上我沒有安定的住宿的地方。這樣徬徨了幾天以後，我才在一個朋友的家裏找到了住處，同時我還找到一個可以銷磨時間的工作。我就這樣地度了三十多天的苦痛的生活。等到三月二日的夜晚，得到閩北入了侵略者的手裏的消息，看見半個天空的火光，聽見無數的人的絕望的呼籲，我又一次被惡毒的憎恨壓倒了。我一個人走在冷靜的馬路上，我也呼籲着，我要那血海怒吼起來把那些侵略者淹沒掉。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到閩北去了，我同着一個朋友從北四川路底繞進去。我們受過

了兩次搜查。

我們的腳踏在閘北的土地上。在我們的面前橫着許多燒焦的斷木和碎瓦，路已經是不可辨認的了。到處是瓦礫，大部份的房屋都只剩了空架子，裏面全是空洞的。同行的那個朋友曾經住過的江灣路口的房屋就只剩了一堵牆壁。房主也是我的好友，我知道他是在戰事發生的第二天被帝國的兵士趕出來的，他沒有帶出一件東西，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回到故鄉去了。他那地方是我常去的，那房間的情形，哪裏是牀，哪裏是桌子，哪裏是書架，我都記得很清楚，然而如今只有一片瓦礫了。我的朋友，那個在困苦的情形裏不斷地掙扎的朋友！我簡直不敢想下去……

我們在廢墟中慢慢地走着，我認不出哪裏是我曾經進去過的飯館，哪裏是我常常看見的店鋪，哪裏又是我的一些朋友居住的地方。我們踏着瓦礫，有些地方還有熱氣。我們非常小心，怕踏着沒有爆炸的炸彈。

「看，這血跡！」朋友埋着頭說。在地上瓦礫堆旁邊我看見了一灘黑紅色的跡印。人

的血活人的血管裏流出來的血

在一堵殘缺的牆壁下，瓦礫中躺臥着好幾付焦黑的屍體。身子那樣小，而且蜷曲着，沒有一點人的樣子。然而活着的時候，他們分明是人，和我一樣的，並且生活在我周圍的人呀。

溫暖的陽光照耀在我們的頭上，周圍是死一般的靜寂，走了這許久，我們沒有看見一個人影，連帝國的兵士也沒有。我以為我可以去看我的家了，雖然這時候我還不知道那房屋是否還存在。我這樣一想心就猛烈地抖動起來。然而幾個帝國的兵士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一個便服的日本人站在路旁用上海話對我們說前面不許通行。

失望壓倒了我們。但我們不過是兩個徒手的青年，周圍又沒有別的人，只有一條開始脫毛的死狗躺在我的腳邊。

在幾天以後我第二次進了閘北，陪伴我去的是另一個朋友。這一次我們從虬江路進去。

虬江路是我從前那麼熟習的，如今我竟然不認得牠是什麼地方了。我看不見一間完好的房屋，瓦礫接連着瓦礫，這樣遮住了我的視線。兩三部黃包車載了劫餘的用具迎面過來。幾個鄉婦在我們的前面低聲嘆氣。十字路口被沙袋堵塞了，只留了容許一部汽車通過的地方。在沙袋堆上驕傲地站着帝國的兵士，這海軍陸戰隊的小兵毫無原因地叫罵着，故意威嚇留難來往的行人。我們受過幾次盤查，終於進到裏面去了。

我們走在那似乎還有熱氣在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去看周圍的一切。一隊帝國的兵士在瓦礫堆旁邊走過了，盡是得意的面貌，他們在一些鄉婦面前表示他們的英勇。幾個江北人躬着腰在瓦礫堆裏挖掘。一個老婦坐在她的成了廢墟的家門前低聲哭泣。另一個女人牽了兩個孩子找尋她的失去的丈夫。幾個中年人一路上搖頭嘆氣。「完了，什麼都完了！作孽呀！」許多人這樣說，男的，女的。

鴻興坊裏的我們的世界語學會已經成了一片焦土。那個學會是一些朋友帶了獻身的精神建立起來的，在牠的短短歷史中我也貢獻了一點心血，（雖然在那裏面我的

心血是比別的朋友的小得多。過去有一個時候我每晚上都耍在那裏寫字檯前的一把藤椅上度過兩點鐘的光陰，那椅子是我坐慣了的，那書櫥裏的藏書也是我常常翻閱的。但是如今這一切都變成了一段不可相信的夢景。許多可以表示友情的證據都消滅得無蹤無影了。我和那朋友站在一堆瓦礫前，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的眼睛開始潤濕了。

於是我回到了我的家。衙堂門關閉着，我們只得低着頭從隔壁的劫餘的牆洞裏進去。我們這個衙堂完全沒有被燬，所以房屋全都存在，我可以分辨得清楚哪一家從前是什麼人住的地方，但是如今差不多都只剩着空屋了。

我的屋裏樓下被人挖了一個大坑，亭子間是我放書的地方，卻被一個礮彈打破了，不過只毀了極少數的書籍。除了書籍和器具外什麼東西都給人拿走了。留下來的的是地板上的幾堆人糞……

「你的書還留着，這真是幸事！」那朋友安慰我說。

我起初微笑，我覺得有些高興，但過後在和朋友將一本一本的書整理起來的時候，

不是好學的人
絕不拿書
家以前常通
治全却只是
用書不取解
轉而不知
却完結未

這書
只
錢
他
好
心

我忽然恨恨地對自己說：「我已經被書本累了一生了！」

我的記憶模糊起來，許多影子在我的眼前晃動。帝國的兵士的鎗刺……海軍陸戰隊中隊長的蠢然的笑臉……一對逃難歸來的貧家夫婦……一個脫了肉只剩着牙齒的頭顱……兩三次帝國的兵士的嚴厲的查問……江灣路上偷玻璃被帝國的兵士打傷腿部的兩個江北人……被狗喫剩了的人腿，二百五十磅的未爆炸的炸彈……以及許多許多……

我沒有做一個海的夢，輪船就抵岸了。

南國的夢

在南國的一個古城裏我度過了將近一星期的光陰。我離開那裏的時候，我對朋友說：這一星期的生活就像是一個美麗的夢，一個多麼值得回憶的夢呵！

記得亞歷山大·赫爾岑說過這樣的話：人到了南方，就覺得自己的年紀變青了，他想哭，他想笑，他想唱歌，他想跳躍。南國的景物的確是很迷人的。單是那明亮的陽光就够使人懷念了。

我們坐了貫通大山的汽車，我們坐了過海的小火輪，我們看見了紅的土塊，青的海水，綠的田疇，茂盛的榕樹和龍眼樹，我覺得我是一刻一刻地變得年青了。

我們的汽車駛進了古城，牠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變，我還認識牠。只是我去年來的時候，人們纔開始在修造那大橋，我不得不跟着衆人搭那過渡的船，如今汽車卻可以安穩

地在橋上通行了。

這古城是我常來遊玩的地方，因為這裏有着我的不少的朋友，他們都是我所敬愛的。和他們會見便是我的生活裏的最大的快樂，這歡聚至今還溫暖着我的心。

他們和最近在上海逝世的匡互生（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明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裏等死，竟然過了一個半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一樣，都是獻身於一個教育理想的人。他們在極其貧困的環境裏支持着兩三個學校，使得許多可愛的貧家孩子也嘗到一點人間溫暖，受到一點智識的啓發。他們的那種犧牲精神可以使每個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的眼淚。

沒有充足的飲食，沒有充足的睡眠，沒有充足的休息，他們沈默地把那沈重的擔子放在肩上，從沒有過一個時候發出一聲怨恨。他們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製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並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在他們中間生活了將近一個星期，我不會給他們幫過一點忙。我沈默地旁觀着一切。當他們要我寫下一點感想的時候，我甚至回答說我沒有什麼感想。可是我別了他們回到日光岩下的島上來，在一個旅舍的樓上聽着窗外的雨聲，望着躺臥在窗下的海景，我想起在那古城裏所看見的一切，熱情開始來折磨我，我的眼淚禁不住暢快地淌了出來。我拿起筆一面流淚一面給他們寫信。我說我一定要他們知道我這時候的感激的心情。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裏，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一個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

第二天早晨我就離開了那個美麗的島嶼，搭了那隻和山西省城同名的輪船往前面走了。

香港

以前我兩次經過香港，都不曾登岸。

現在我的腳終於踏上香港的土地了。朋友A和我，兩個人，兩件行李，沒有一點麻煩。A是時常往來香港的，他比我知道許多事情，他又懂得那裏通行的廣東話。

A找到了他的一個舊同學，是一個小學教師。我們把行李寄放在他那裏，空着兩手出來，在街上閒步。一個小孩拉住我要替我擦皮鞋，另一個小孩又來給我刷白通帽。那朋友也給第三個小孩留住了。

我站在步道上，一隻腳踏着踏凳，讓那小孩慢慢地替我擦鞋。我的眼睛在看香港的街市，在看來往的行人。街道是寬敞的，又是熱鬧的。陽光照亮着一切。白衣服白帽子的男子，短衫的少女，各種顏色旗袍的女人。忽然一個問題在我的腦裏湧現了：我爲什麼不留

在那古城，而跑到這裏來，我自己是不能夠回答的。

我們去乘登山的電車。這電車和普通的電車不同，倒有些像那古城的長途汽車，不過要精緻得多，要舒服得多。車很寬敞，裏面只有寥寥的幾個乘客。

車開了。牠慢慢地往上爬。兩旁的樹木都向後面退去。陽光透過樹枝間的空隙射進車裏。有微微的涼風。回頭有時候可以看見一段海景。有時候這海景卻被山壁和樹木遮住了。

車不住地往上面爬，我知道我們離地面已經很高了，但我們在車裏是很安全的，我們用不着耽心。我希望這電車把我們直載到山頂去。

然而只到了半山，電車就不再前進了，衆人都走下車，我們知道這是電車的終站了。我們下車來，沿着 Peak Hotel 前面的步道走了好幾步，我們就站在路邊看那海，山，天的景緻。下面是山谷，谷裏是叢叢的綠樹；眼睛再望過去是一片淡藍色的海水，海水是平

靜的，三四隻帆船點綴在那裏，像幾個黑點。遠處是一些島嶼，最遠的顏色很淡。天也是淡藍色，天邊有雲。有時候把眼睛望過去，我很難分辨出天和水的界限，雲和島的界限；天和水差不多，島嶼又很像雲。

我們回頭找着往山頂的路上走。路是很寬敞的，走着並不喫力。我們愈走愈高。許多建築和樹木都在我們的下面。我時常掉頭四面看，到處都是沐着陽光的綠樹，還有海水，還有各種顏色的建築。我們離山頂不遠了，忽然從後面吹過來一陣風，幾片雲飛過我們的身邊，往對面的山頂飛去。有幾片雲很薄，淡白色的，就像幾縷絲，幾股煙。等我們登上這太平山的山頂時，對面的那座較低的山已經是煙霧瀰漫了。

這時香港的全景陳列在我們的眼前了。我看那海：海水一點不流動，牠真可愛，就像一幅畫圖，十多隻大輪船排列在那圖面上，兩三隻一排，很整齊，小得像玩具。還有多少小火輪，汽艇，木船，牠們密集在邊沿上，或者像黑點似地灑布在全個圖面，我知道牠們都在動，都在走，但在我的眼睛裏牠們卻成了固定的東西。

我看那街市：那些房屋很有秩序地排列着，牠們變得很小，就像許多長方塊一條一條地擺在那裏。街上的行人偶爾還可以看見幾個，他們到了我的眼睛裏，就小得和螞蟻差不多。我簡直不能夠想先前我還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街中的兩層電車引起了我的興趣。朋友A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就邀了他的舊同學一道去搭電車，那人給我們選了一條最長的路線。

我們在先施公司門前上車，一直坐到筲箕灣，然後又搭原車回到先施公司，車價來回一共兩角：頭等票每次一角，不論遠近都是一樣。

頭等座位在上面一層，這就是電車的樓座，由前面的樓梯上去。座位不多，但車裏是不會擁擠的，座位一滿，下面的鐵門就關住不許客人上車了。

我揀了一張單人椅坐下，朋友們坐在後面兩人坐的椅子上，我的座位在靠外面的一邊，就是靠海的一邊，我便倚窗，埋頭去看下面的街市。

車緩緩地向前走，這時太陽快要落下去了，只有一點最後的陽光還留戀地掛在屋頂上。車裏沒有什麼鬧聲，也少有人走動，中途不過兩三個人下車。我很安穩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個旁觀者那樣我把眼睛埋下去看下面的世界。同時我慢慢地在思索一些事情。我的眼睛所看見的景象不停地變動着。熱鬧的街市，花園，學校，樹木，海水……

到了海濱游泳場區域（那裏有幾個游泳場，）全車的男女乘客都陸續下去。（我們看得見許多人在那裏游泳或划船。）最後車裏只剩了我們三個。我們始終沒有下車，就坐這輛車回到了先施公司，那時街旁已經是燈燭輝煌了。

這收束正出時間

香港之夜

我們搭小火輪去廣州。晚上十點鐘船離開了香港。

開船的時候，朋友A在艙外喚我。我走出艙去，便聽見A說：「香港的夜是很美麗的，你不可不看。」

我站在艙外，身子靠着欄杆，望着那漸漸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子，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對面的香港成了萬顆星點的聚合。

山上有燈，街市上有燈，建築物上有燈。每一盞燈就像一顆星，在我的肉眼裏牠比星子更明亮，更光輝。牠們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像是一座星的山，放射着萬丈光芒的星的山。夜是靜寂的，柔和的。從對面我聽不見一點聲音。香港似乎閉了牠的大口。但是當我

注意到那一座光芒萬丈的星的山的時候，我又彷彿聽見那許多燈光的私語了。因了船的移動，燈光也似乎移動起來。而且電車汽車上的燈也在飛跑。我看見牠們時明時暗，就像人在霎眼，或者像牠們在追逐，在說話。我的視覺和聽覺混合起來。我彷彿在用眼睛聽了。那一座星的山並不是沈默的，在那裏正奏着偉大的交響樂。

我差不多到了忘我的境界……

船似乎在轉灣。星的山愈過愈變得窄小了。但我的眼裏還留着一片金光，還響着那美麗的交響樂。

後來船駛進了羣山中間（我不知道是山還是島嶼，）香港就完全被遮住了。海上沒有燈，濃密的黑暗包圍着我們的船。星的山變成了一個渺茫的夢景。

我還呆呆地站在那裏，我想找回那座星的山，但我什麼也看不見。外面的空氣很涼爽，風吹得我的頭有點受不住了，我便回到艙裏去。艙裏很熱鬧，完全是另一種的世界。當我把腳踏進那裏面的時候，我不禁疑惑地自問起來：我先前看見的難道只是一個幻景。

省港小火輪

從香港到廣州，搭小火輪一個晚上就可以到。海上沒有浪，艙裏也算相當舒服。

我們買的是二等票，搭的艙是尾樓。每人一張帆布椅，許多帆布椅緊密地排列着，而且背靠着背，一共有五六排，中間留了兩條過道，一個艙裏容納着好幾百人。每個人都要喫點心，談話。吵鬧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艙裏有好幾扇窗戶，還有電扇，所以空氣還不十分壞，至少還不會窒息人。

茶是有喝的，還有瓜子和糖果。中國人嗑瓜子的習慣簡直無法改掉。艙裏本來還算乾淨，但是不到一會，地板上就佈滿了瓜子殼，口痰和別的髒東西。

艙裏有賣下流小說的，也有賣良友和時代畫報的，但生意比起賣中西飲食的卻差了許多。還有一個叫賣牛肉乾的人，他的叫賣的方法很不錯；他開始就做了一番說教，我

不懂他的話，只聽見一些單字，如「人生」之類，但聽他的聲音，看他的姿勢，我卻覺得他很可以做一個大演說家。所以結果是非常好。他把那小箱子的牛肉乾全賣光了。

賣完了牛肉乾，那個人馬上又掛出一方用紅白布製的藥房的廣告旗，賣什麼十靈丹。自然他是不會忘記他的精美的說教的。他的聲音很響亮。這時我預備睡覺了，卻被他吵得不能夠閉眼。等到後來他賣完了十靈丹收拾起箱子走開時，我的斜對面的四個姑娘又叫茶房擺好桌子打起麻雀牌來。

這晚我總算睡了三四個鐘頭。天剛亮，就有另一個叫賣化痰止咳藥片的人來把我吵醒了。我不願意聽他說教，等着把臉洗過（等到洗臉的輪值，是要花費許多時間的，）我就跑到艙外去。那時天已經大亮，船也駛進珠江了。

兩岸都有樹木，景緻還好，彷彿和湄公河的進口一帶差不多，但我已經忘卻湄公河的景象了。

忽然樹叢裏起了有規律的緩慢的鑼鼓聲，和我在 *Birds of Paradise* 一類的影

片裏聽見的很相像。我正在驚疑間，一條龍船就從樹林後面的支流裏駛了出來。接着又竄出一隻，船身卻比前一隻的短。

小火輪上的人看見龍船就歡叫起來，龍船上的人也用吶喊來回答。那條長的龍船上，上面有幾十個划船的人。他們一齊下槳，船很快地流起走了。

這樣我纔知道今天是舊曆的端午節。

回到艙裏我看見那個叫賣藥品的人正在做生意。我旁邊一個顧客給了他一個銀圓，他接到手裏不留心把牠落在地板上，後來他費了許多功夫找尋，都找不着。他馬上收拾了藥箱，擺出一副焦急的面孔在這附近徘徊。他接連搬開幾把椅子，又移動客人的行李，也沒有用。直到後來茶房把帆布椅通統收起來，地板上再沒有什麼東西遮攔他的眼睛，看看希望就要完全斷絕了時，一個客人忽然無意間在腳邊一方破報紙下面發見了那失掉的銀圓。他纔歡喜地提着箱子走了。

船到了廣州，每個客人爭先恐後地上岸，扶梯上變得格外擁擠了。我們不願和別人

搶先，便把行李提到艙外欄杆旁邊，人坐在皮箱上面，安靜地看對岸的景物。

船上一個工人被海關警察追趕着，從裏面跑出來，手裏拿了兩個紙包。他很快地翻出欄杆，往水裏一跳，起初還看見他的頭，過後他就完全藏進水裏去了。海關警察笑着罵了一聲「丟那媽。」後來我們下船的時候，又碰見了那個工人。他一身濕漉漉的，手裏的紙包沒有了。他的臉上帶着笑容，一對眼睛就像老鼠眼。

朋友笑着對我說：「這就是生活的鬭爭。」

在一個小火輪的尾樓裏我看見了中國社會的輪廓。

西班牙的夢

在古城的幾天的勾留中，我在一個朋友的抽屜裏翻出了C的來信。我讀完牠，我知道C已經回到法國了。一個暗影壓在我的心上。

C是我的一個未謀面的朋友。我們平時並沒有通信，但是關於他的事情我卻知道了許多，因為我很留意他的行蹤。他的名字進入我的腦裏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那一年裏我有過一個時候心情落進了絕望的深淵。他從一個朋友那裏知道這事情，就寫了一封安慰的信寄給我。我並沒有回他的信。我只把感激藏在我的心裏。

以後，好些人對我說起他的缺點，但是，我想，革命的熱情把他的缺點掩蓋了。當兩年前他懷着一顆燃燒的心從法國到那騷動中的西班牙去的時候，一些朋友曾經非笑他，說他「到西班牙去學革命。」自然這些非笑不會印在他的心上。在巴塞洛那他寫了不

少的熱烈的信寄回來。在那裏他的物質的生活是很困苦，但精神的生活卻使他非常愉快，這愉快裏自然時常會滲合着眼淚。那樣的精神生活，他只有在西班牙纔能夠找到。他沒有寫過一封信給我，但是他寄回中國的信函，我差不多都讀過，因為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是我的好友。他的信總是很長的，每次他很詳細地敘述他在那裏的生活情形。每一封信都給我煽起那股不能熄滅的火焰，把我的心引到南歐的「詩之國土」去。那些時候我清楚地記着「到西班牙去學革命」的嘲語，但是我沒有一點慚愧，沒有一點疑惑。我只有有一個憧憬。我也要到西班牙去！

是的，我也要到西班牙去。記得前年上海申報圖畫週刊登出西班牙騷動中民衆推倒電車的照片時，我曾帶笑地指着那圖畫說：「我要到西班牙推電車去。」所以前幾天還有一個朋友拿「什麼時候去西班牙」的話問我。

一些人整天在書堆中打圈子，終於從書本裏得着一點東西。他們就誇大地想：我可以拯救人類了。另一些人卻想在書本裏學習革命，拿幾句死人的話語，拿幾個玄學的公

式統治民衆。卻很少有人肯像C那樣生活在革命的民衆中間，和他們共同經歷艱苦的生活，目擊着他們怎樣和統治階級苦鬥，失敗，繼起，入獄，以至於死亡。這樣學習革命，並不是一件無益的工作。從革命民衆的行動裏學到一點東西，其真確性總要比那些玄學的公式的產物高過若干倍罷。這樣獲得的知識總要比從書本得來的知識寶貴過若干倍罷。更奇怪的是到現在還有人相信關於革命的知識是不用學習的。

C到了西班牙後就住在巴塞洛那，那個地中海岸上的美麗的城市是革命的騷動的中心。他在那裏的生活是很緊張的。他的房東是一個貧苦的革命的工人，他是C.N.T.的一百三十萬會員中的一個活動份子。那妻子也是一個革命黨人。從他們夫婦那裏C知道了西班牙革命的鬥爭的全景。那夫婦的生活是困苦的，但他們卻很大量地而且親切地待遇着C。C的經濟狀況也是很困窘的，他住在他們那裏增加了他們的生活負擔，然而他們並沒有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C的信函中流露出來他在巴塞洛那的豐富的活動的生活。譬如在一封信裏他說

他怎樣去參加祕密的集會，和那集會的情形。在另一封信裏他就敘述他怎樣看見一個暴動的爆發和壓服。在第三封信裏他又描寫 C. N. T. 的發展的狀況。在第四封信裏他卻形容那裏白色恐怖之猛烈。在第五封信裏他又敘述他怎樣遇見偵探，和那偵探玩了什麼把戲。在第六封信裏又描寫他不得不離開西班牙而回到法國的經過情形。在第七封信裏他又敘述他再到西班牙的經過。他的信太多了，太長了！這些信被許多的朋友寶貴地讀着，而且輾轉誦讀着。這些信，這些充滿了熱烈的話語的信，對於某一些青年快要成爲鼓舞的泉源了。

我常常想難道這不就是 C 的勝利麼？

然而現在 C 又因爲經濟困難和別的情形不得不第二次離開西班牙了。這在他自然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而且對我和別的朋友們，這也是的，因爲我們不能夠再接到那些美麗的信函了。

C 自己並沒有絕望。雖然在最近的一封信裏他敘述他回到法國以後的貧苦生活

時，（他有時候不得不在葡萄園裏睡覺，）那調子是有些悲愴的。但他卻帶了大的感動來敘述一些作工的法國朋友們大量地幫助他的情形。他還說他預備着第三次到西班牙去。這西班牙的夢在他大概是永遠不會醒的罷。

然而C究竟已經兩次踏過巴塞洛那的土地了。他比起我還算是幸福的。我很早就做着西班牙的夢。在巴塞洛那的大街上電車整天駛行着。我沒有一個時候能够把牠忘掉。我，我的夢要到什麼時候纔實現呢？我不能不常常拿這問題問我自己。

庶務室的生活

在朋友A和他的朋友們辦的一個鄉村師範學校裏我過了五天的快樂的生活。快樂這個形容詞用在這裏並沒有一點誇張，這生活的確是很快樂的。

獻身的精神，真摯的友情，樂觀的態度，堅決的信仰，這一切把一個像我這樣的過客深深地感動了。

在一座小山的腳下，並排地立着三座灰黑色的祠堂。這種純粹中國式的舊建築便做了「鄉師」的校舍。那裏面包含着禮堂，課堂，膳廳，寢室，圖書館，廚房，盥洗室等等新式的房間，大半是輔導員（這裏稱教師做輔導員）和學生的勞力的成績。寢室一共三大間，輔導員和學生就分住在那裏面。他們把寢室佈置得十分整潔，和歐洲中學校的寢室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左邊的祠堂的一角，有一個黑暗的小房間，許多行李堆在那裏面，門口掛着一塊木牌，寫明白這是庶務室。庶務室裏有牀，有方桌，有椅子。窗洞只有一個，圓圓的，高高的，高得快挨到了屋頂。

我就睡在這庶務室裏。我的牀和一個養病的朋友的牀正對着。我和那朋友一樣，晚上睡得比別人早，早上起得比別人遲。庶務室裏就只有我們兩個，有時候還有另一個朋友來搭帆布牀睡。

庶務室裏是黑暗的，是悶熱的。白天我很少在那裏面。我有時在圖書館裏看書，有時在辦公室裏和朋友談話，有時進城去訪朋友，有時就和那養病的朋友翻過山到公園裏去喝茶。有時候我就躺在半山上榕樹下面的石凳上睡覺，甚至在正午，那裏也是很涼爽的。

黃昏我也去觀泳臺看學生泅水。我也走過田陌間散步，看牧童趕着牛回家。或者我就坐在學校門前草地裏的石凳上和朋友們閒談。

在這裏，眼界是很寬廣的。我望出去，草地前面是一片新綠的田野。一條明亮的河流給田野劃了界，河的彼岸是一條廣大的汽車路，路旁有一帶小山起伏着，半山上有着白色的廟宇掩映在綠樹叢中，太陽已經落下山那邊去了，晚霞正在天邊燃燒着，天空是乳藍色的，山是青的，明媚的晚霞一半粉紅，一半紫色，掛在天和山中間像一些得意的畫筆，又像幾條精緻的紗羅，顏色是一秒鐘一秒鐘地在變換，天也不停地加深了牠的藍色。到後來晚霞淡到了肉眼看不見的光景，山脚下汽車路上，一些燈光就出現了。

有一次學生和輔導員在這草地上面開談心會。我躺在石凳上做了一個旁聽者。朋友A第一個講話。他的廣東話我可以聽懂。他的講題就是「庶務室的生活。」他說：「庶務室的生活是神祕的，有趣味的。」

大概在今年的開始A患過一場大病，在病中他從寢室搬到了庶務室，在那裏他整整住了兩個月。他發着高度的熱，整天躺在庶務室裏的一張木板牀上，不能做任何事情。許多學生在功課完畢以後自動地跑來陪伴他。他們坐滿了一間屋子，有的就坐在牀沿

上。他們輪流地敘說故事或講笑話給他聽。他的頭腦常常是昏沈的，不能夠完全聽清楚他們的說話。有時候他已經睡熟了，他們依舊起勁地繼續講說着，等到他醒過來睜開眼睛纔知道他們還在他的身邊。但他們方纔講說的是些什麼他卻完全不知道了。

有些學生是很富於感情的。他們在談話的時候，常常會無緣無故地哭起來。其實這「無緣無故」不過是朋友A病中的感覺，我想這應該是有緣故的。有個學生送他一隻口琴，他問那學生為什麼要對他這樣好。學生的回答是有意義的。他說：「我對你好，是出於我自己情願。只要我自己知道，自己情願就夠了。至於你知道不知道，你對我好不好，那是沒有關係的，我不去管他。」

這個天真的孩子的說話很使人感動，至少這是真情的流露，並不含有半點虛偽。這樣的學生在這個鄉村師範裏的確很多。他們看學校做自己的家庭，輔導員做自己的哥哥。輔導員也是一樣，他們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弟弟。這許多哥哥和弟弟愉快地，親切地在一起生活，他們用自己的手創造出這個美滿的家庭，把三座古廟式的祠堂變成了一個

美麗的學校。「用自己的手」五個字用在這裏是很恰當的。在這學校裏並沒有一個校工。一切工作，日常的和建設的，完全由學生和輔導員自己輪流來做。校前的小路和花園，後山的運動場，兩三處散落的農場和花園……無一不是他們的兩手的成績。

朋友A在這種愛的環境中生活着。他完全不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他接受了學生的愛護，同時也拿慷慨的犧牲來報答。他和幾個朋友都把他們的全副精力耗費在這學校裏。學校只有很少的基金，因此他們不但不支薪水，反而拿了家裏的錢到學校裏來大家公用。我知道A有好幾次把他的母親的積蓄拿出來捐給學校。這種不自私的精神在農民中間生出了很好的影響，卻不能使官僚化的督學感動，所以在學校立案時會發生許多困難，督學來調查時甚至當面對A說這種不支薪水和捐款的辦法是不可靠的，於學校的前途會有妨礙。然而同時省城裏許多沒有穩固基金的野鷄學校卻因立案批准而大開慶祝會了。

A和他的朋友們並不灰心，他們反而更努力地工作。在這種努力中他們的教育理

想逐漸發育而成長了。不久以前一個年青的朋友從上海到這學校來，他寫信給他的女
友說：

「你不是稱我做愛太陽的燕子麼？那麼我告訴你，燕子向南方飛去，飛去，他看見一
線曙光了。他想到不久就可以追趕到可愛的太陽的那種歡悅，他是如何努力地追趕去
呢！」

「好友，你知道爲什麼我現在會是這樣地樂觀呢？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生活所給
我的影響。從這生活裏我彷彿看見了理想社會的輪廓，因而生出了大的希望。他們的親
愛，熱情和天真，使我忘卻了現社會裏的仇視，欺騙和傾軋，我覺得我現在生活在另一個
世界裏面了。」

朋友A繼續敘述他的故事：有時候，他的病勢輕一點，常常在整天沈睡以後的晚上
醒起來了。他的心跳得厲害，全身在發燒。他不想再睡，他也不能夠閉眼。他勉強支持着，摸

索着走到桌子面前，點燃了煤油燈，攤開信紙給外面的朋友們寫信，告訴他們這學校裏的情形，直寫到天亮的時候，他纔放下筆吹熄燈，疲倦地往牀上一倒睡了。

在美麗的月夜（鄉村裏的月夜比城裏的更美麗，更清潔，）田裏的蛙吵鬧地敲着鼓。學生很早就睡了。A在庶務室裏醒起來。在全個鄉村是靜寂的。他的心是熱的。在他也許這鄉村是太靜了。這時候他不能在庶務室裏住下去了。外面很明亮，他獨自走出那窄門，經過一條小巷，到了校門前的花園。他反覆地在草徑裏走着，讓月光洗滌他的臉。他在想怎樣使自己碎骨粉身來報答這些學生的愛護，來給這學校這鄉村建立一個光明的前途。

我沒有病，但我也在這庶務室裏住了五天，陪着那個養病的朋友，（這中間我曾到別的鄉村裏去睡過四晚。）我的庶務室的生活也許不算是神祕的，有趣味的罷，然而我也也有過一些經驗。

我初去的時候，晚上沒有月亮。從庶務室的開着的門望出去，只有一片黑暗。天井是

看不見的，閱報室是看不見的。屋裏一盞煤油燈，兩張木板牀，夏布帳子放下來垂到牀脚。我們（或者我，或者那朋友）把燈吹滅，鑽進牀裏，就好像進了黑暗世界。只有蚊子在帳外的叫聲還不時吵鬧地送進耳裏來。

有一晚我睡不着，在牀上不停地翻身，腦裏想着許多事情。許多充滿着鬭爭與活動的回憶來折磨我，使我不能夠在這種愉快而平靜的環境裏得到心的安寧。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我依舊睜開兩隻眼睛望着那濃密的黑暗。在這種難堪的情景中我忽然聽見那個朋友在咳嗽。我試着喚他一聲，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我。

「你還是醒的？」

「不知道怎樣我今晚老是睡不着！」

「我也是這樣，越睡越有精神。」

「……………」

我這時真是異乎尋常地高興了，彷彿在沙漠裏遇見了一個同路人。

又有一晚，我半夜裏醒來剛剛做了一個惡夢。天是暗灰色的，我看得見一點白光。吹着風，有砂石的響聲。又有別的聲響，彷彿有人在走路，又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叫。忽然那開着的門給風吹得關住了。眼前是一片黑暗。那朋友並沒有醒過來，他睡得很熟，低聲在打鼾。我並不害怕，倒覺得很有趣。後來我又漸漸地睡去了。

還有一個晚上，那時我剛從另一個鄉村回來，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半夜裏醒了，出去小便。我走到外面，我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前面躺着一片茂盛的田野。邊沿上有那一道河流在月下燦爛地發光。蛙在田裏敲鼓。蟋蟀在草叢裏唱歌。整個鄉村沈睡着，被柔軟的月光網掩蓋着。我的心是熱的。我感到和A當時的相同的心境了。我也在草徑裏反覆地走着，讓清輝洗我的頭髮，我在批判地回憶我的過去的二十幾年的生活，我在絕望地問我自己；我是否也能够像A那樣犧牲自己的一切，使自己粉身碎骨來做那許多建造理想社會的基石中的一個，以報答朋友們對我的愛護。

農民的集會

三四個朋友陪伴着我，化了五天功夫遊歷了不少南國的市鎮和鄉村。

在一個六七千居民的鄉村裏我住過一個夜晚。這鄉村的名稱和上海一家大糖果店的相同。

南國的夜是很柔和的。我和朋友Y在另一個鄉村裏喫過晚飯後就向着這鄉村出發，時候是傍晚，我們在暮色包圍中走過石板鋪砌的小徑，渡過兩條小河。（渡河的代價是一次一枚銅圓。）第二次渡河時，我立在船頭，看岸邊模糊的景色，看船夫緩慢地拉着一條鐵絲把小船從一個河岸拉到另一個河岸。許多事情都在我的腦裏消滅了。我完全忘卻了上海那個大都市的景象。那一切都像一個噩夢似地給一陣暴風吹散了。

我們上了岸經過一些茅屋就到了一個小學校。朋友X和他的夫人在那裏等候我

們。這朋友得着農民的擁護和土豪劣紳爭鬥了好幾個月纔做了這鄉的鄉長。但一年一度的選舉現在又到期了。那些失敗了的土豪劣紳便假借金錢和官廳的力量企圖奪回他們的已失的權力。然而過去受慣了他們的壓迫的農民決不肯讓他們再出來把持鄉政。於是新的鬥爭又開始了，到現在還沒有結束。這情形我前幾天就聽見說過，這時候朋友X又給我詳細地解說了一番。

鄉村裏的小學校大半都是設在祠堂裏面，地方並不大。朋友X的小學校也是的。我們坐在天井裏談話。那裏還有好幾個人，但我看不清楚他們的面貌。天井裏那張桌子上面放了一盞煤油燈。從那裏射出來黯淡的光亮。

這地方是很熱鬧的，進出的人很多，大半都是本地的農民。朋友X告訴我今晚在這鄉村裏有一個小的農民的集會，參加的人數不多，只是一些代表。他要我去做一個旁聽者，我自然是非常願意的。

於是我們出發了。我和同來的朋友Y，朋友X和他的同鄉兄弟，我們四個魚貫地走

過幾條石板的小道，走過一些矮小的房屋。這路於我是陌生的。半圓月已經升在天空裏了。淡淡的銀光染着道路。一些曬乾的葵扇躺在地上，一些農家男女坐在小屋前面揮扇歇涼，有時候發出幾聲低微的笑語。周圍是靜寂的，道路是曲折的。這陌生的道路在這平靜的環境中，在淡淡的月光下帶了濃厚的夢幻的色彩。我不說話，只跟着朋友們走。我每走一步，就好像踏進一個夢境。但有時候卻被X的兄弟的熱烈的談話把我驚醒了。他在敘述他們和土豪劣紳鬥爭的情形。他曾經被土豪劣紳運動官府來逮捕了，卻又被農民（尤其是婦女）救護出來。那些人後來又請了幾個官廳裏的小職員到鄉裏來威嚇農民，也給農民識破了他們的欺騙趕走了。從他的敘述（X後來也告訴了我許多事情）裏我知道那些簡單的農民怎樣在長久不息的鬥爭中漸次認清楚了他們自己的力量。我平常愛說沒有一次的鬥爭（即使表面上得了失敗的結局）是白費的。這話被朋友X弟兄的經驗證實了。他們的話語中最使我感動的一段，就是他們的母親從前常常抱怨他們，為他們的行動感到苦痛，現在卻自願地站在他們的一邊知土豪劣紳鬥爭了。

一路上我們遇見了好些農民，他們帶笑地招呼我們。不久我們就到了集會的場所。這是一所大的祠堂，前面是一片大的廣場。旁邊有些草堆，有些樹，有些人家。已經有些人拿了方凳坐在廣場上面了。

我們沒有進祠堂去，朋友X說裏面熱，不及外面涼爽，主張在廣場上開會。他的同鄉兄弟贊成了。有些人來和他們說話，大家決定在廣場上開會，於是忙着從裏面搬出凳子來。許多長凳和方凳都擺在廣場上面。我佔據了一個方凳，朋友X和Y坐了一根長凳。但X弟兄卻不得不時時站起來走去和農民談話。

我坐在方凳上，仰頭望天空，月亮在我的頭上航行，把銀白的光輝撒布在這個廣場上。草堆，樹木，房屋都蒙上一層月光紗。這應該是一個何等平靜的境地。

但是說話的聲音漸漸大起來了。農民接連地來。一盞乾電燈也被帶來了。人們忙着把牠掛在祠堂的門簷下。

一切都預備好了。一張桌子充作講臺。朋友X站上去宣布開會。他開始報告他們這

一區縣參議選舉的經過和土豪劣紳怎樣花錢買票而獲選的情形。我注意地聽他說話，他的話我只聽懂一半。女學生裝束的他的夫人就站在桌子旁邊。這時候廣場上已經放滿了長凳，坐滿了農民的聽衆。後來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站在旁邊。還有好些農婦，她們不肯讓大家看見，便躲在旁邊房屋前面。在那裏她們可以聽見一切，而別人不會注意到她們。

X在臺上說話的時候，燈光照耀着他的臉，他的頤長的身子顯得很有力量。聽衆都注意地望着他，每個農民的受苦的臉上都帶了誠摯和信賴的表情。下面沒有一個人說話，會場上異常靜寂，所以X的聲音雖然不高，卻也能夠被我的耳朵完全捉到。

X說完了，聽衆熱烈地拍起掌來。Y在旁邊感動地對我說：「這裏的農民對X幾個人很信仰，因為他們過去所受的壓迫實在太苦了！」

接着X的兄弟就上臺去說話。他的話很長，裏面夾雜了更多的土話，我簡直沒法聽懂。但是臺下的農民聽衆卻顯露了更大的興趣，他們時常因他的話笑出聲來。

X的兄弟的演說得着農民的更大的歡迎。他在衆人歡呼聲中下臺以後，另一個青年又上臺演說，他的話我也完全不懂，因爲他講着本地農民的話語，農民所了解而喜歡的。

於是討論來了。他們現在臨到了組織農會這個問題。X又站上講臺說話，許多人在下面發表意見。他們顯出非常關心的樣子。在長久壓迫下面開始覺悟起來的農民對於他們自身的事情決不會表示冷淡。許多口在說話，許多簡單的意見表示出來。但是我聽不清楚他們的話。我只簡略地知道他們舉出了農會的負責人，而且規定了兩毫錢的會費。許多重要的話語都被我的耳朵遺漏了。

這時候X夫人走下了石階，過來在我旁邊的一個方凳上坐下，帶笑地問我道：「你聽得懂嗎？」我只是微笑。接着從旁邊房屋前面的農婦的聽衆中走來兩個穿香雲紗的
中年婦人。她們笑着和X夫人說了幾句話。於是X也走過來，他指着她們對我說：「這是我們的勇敢的戰士，她們常常很勇敢地 and 土豪劣紳鬥爭。她們也給我們幫過了不少的

忙。」

我驚訝地去看那兩個表面上很謙遜的婦人，她們羞澀地笑了。

會議完畢後，X夫人給我們領路，陪伴Y和我到X的小學校去。在那裏有人煮好了
一大鍋鴨粥等候我們。真正是一大鍋粥，後來來了許多人纔把牠喫光。那時已經是深夜
了。

鳥的天堂

在N的小學校裏我們喫過了晚飯。熱氣已經退了。太陽落下山坡，只留了一段燦爛的紅霞在天邊，在山頭，在樹梢。

「我們划船去！」N提議說，那時我們大家站在校前的池畔看那山景。

「好，」別的朋友很高興地接口說，我也跟着贊同了。

我們走過一條石子路，很快地到了河邊。那裏有一個茅草的水閣，穿過牠，在河邊大樹下我們發見了幾隻小船。

我們陸續跳在一隻船上，一個朋友解開了繩，拿起竹竿一撥，於是船緩緩地動了，向河中間流去。

三個朋友划着船，我和Y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緻。

遠遠地一座塔聳立在山坡上面，許多綠樹擁抱着牠，在這附近很少有那樣的塔，那裏是朋友Y的家鄉，我明天就要到那裏去，登那山上那塔。

河面是很寬的，白茫茫的水上沒有一點波浪。船平靜地在水面流動。三隻槳有規律地在水裏撥動，那聲音送進耳朵來就像一曲音樂。

在一個地方河面變窄了。一簇簇的綠葉突出到水面來。那樹葉真綠得可愛。是許多株茂盛的榕樹，但是我看不出牠們的樹幹在什麼地方。

當我說許多株榕樹的時候，我的錯誤馬上就給朋友們糾正了，一個朋友說那裏只有一株榕樹，另一個朋友說那裏的榕樹是兩株。我看見過不少的大榕樹，但像這樣大的榕樹我卻是第一次看見。

我們的船漸漸逼近那榕樹了。我便有了機會看見牠的真面目，是一株大樹，枝葉的數目是不可計數的。枝上又生根，有許多根直垂到地上，進了泥土裏。一部分的樹枝垂到水面，從遠處看，就像一株大樹躺臥在水面一般。

這時正是榕樹茂盛的時期。（樹上已經結了小小的果實，而且有許多落下來了。）牠現在好像在把牠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給我們看。那麼多的綠葉，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點縫隙。那翠綠的顏色明亮地照耀在我們的眼前，似乎每一片樹葉上都有一個新的生命在顫動，這美麗的南國的樹。

船在樹下泊了片刻，岸上很溼，我們沒有上去。朋友說這裏是「鳥的天堂，」有許多鳥在這樹上做窠，農民不許人去捉牠們。我彷彿聽見幾隻鳥撲翅的聲音，但等我的眼睛注意地去看那裏時，我卻看不見一隻鳥的影子。只有無數的樹根立在地上，像許多根木椿。土地是溼的，大概潮漲時河水常常會沖上岸去。鳥的天堂裏沒有一隻鳥，我不禁這樣想。於是船開了。一個朋友撥着船，緩緩地流到河中間。

在河邊田畔的小徑裏有幾株荔枝樹。綠葉叢中垂着纍纍的紅色果實，映到我們的眼簾來帶了大的引誘性。我們的船就往那裏流去。一個朋友拿起槳把船撥進一條小溝。在那小徑旁邊，船停住了，我們都跳上了岸。

兩個朋友很快地爬到樹上去，從樹上拋了幾枝帶葉的荔枝下來。我和N和Y三個人站在樹下，接到荔枝便剝開幾顆來喫。等他們下地時，我們大家一面喫着荔枝，一面走回船上去。這荔枝還沒有成熟，大家後來都不想喫了。

第二天我們划着船到Y的家鄉去，就是那個有山有塔的地方。從N的小學校出發，我們又經過那一鳥的天堂。

這一次是在早晨，陽光照耀在水面上，在樹梢，一切都顯得更光明了。我們也把船在樹下泊了片刻。

起初周圍是靜寂的。後來忽然起了一聲鳥叫。朋友N把手一拍，我們便看見一隻大鳥飛起來。接着又看見第二隻，第三隻。我們繼續在拍掌。很快地這樹林變得很熱鬧了。到處都是鳥聲，到處都是鳥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樹枝上叫，有的飛起來，有的在撲翅膀。

我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真是應接不暇，看清楚這隻，又看落了那隻，看見了那隻，第

三隻又飛起了。一隻畫眉飛了出來，給我們的拍掌聲驚嚇着，又飛進樹林，站在一根小枝上興奮地叫着，那歌聲真悅耳。

「走罷，」Y催促說。

當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鄉村流去的時候，我還回頭去看那被留在後面的茂盛的榕樹。我感到一點的留戀的心情。昨天是我的眼睛騙了我。那「鳥的天堂」的確是鳥的天堂啊！

機械的詩

爲了去看一個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寧鐵路上的旅客。三個朋友伴着我從會城到公盆，我們在火車裏大概坐了三個鐘頭。時間是很長的，天氣是很熱的，但我並不覺得寂寞。

南國的風物含有一種迷人的力量。在我的眼裏一切都顯出一種夢景般的美麗。也許是因爲上海的生活給我留下的陰影太多了罷。然而那樣茂盛的綠樹，那樣明亮的紅土，那一塊一塊的稻田，那一堆一堆的房屋，還有明鏡似的河水，高聳的碉樓。南國的鄉村，雖然這裏面包含了不少的痛苦，但在表面上牠們究竟有很平靜，很美麗的！

到了潭江火車停住了。車輪沒有動，而外面的景物卻開始在慢慢地移動。這不是什麼奇蹟。這是新寧鐵路中的一段最美麗的工程。這裏沒有橋，火車駛上了渡江的火輪，就停留在那上面，讓火輪載着牠慢慢地渡過江去。

我下了車，把腳踏在那堅實的鐵板上。船身並不小，甲板上鋪着鐵軌，火車就躺在那上面喘氣，左邊有賣飲食的貨攤，許多人圍在那裏說笑。我一面走，一面看。我走過火車頭面前，到了右邊。

船上有不少的工人，朋友告訴說在這船上作工的人數目在一百以上。我似乎沒有看見這許多。有些工人在擡鐵練，有幾個工人在管機械。

在每一副機械的旁邊至少總站得有一個穿香雲紗衫褲的工人。他們管理着機械，指揮輪船向前進。

看着這些站在機械旁邊的工人的昂頭自如的神情，我不禁從心底生了感動。

四圍是平靜的白水，遠處有樹有屋。江面很寬。在這樣的背景裏顯出了管理機械的工人的雄姿。機械有規律地響着，火車爬在那裏像一條被人制服了的毒蛇。

我看着這一切，在我的心裏開始發生了對於這些工人的羨慕。我感到了一種詩情。我彷彿讀了一首真的詩。於是一個愉悅的，差不多使得我的心戰抖的感情就來壓倒了

我。這機械的詩的動人的力量，比較任何詩人的作品都要大得多。

詩應該給人以創造的愉悅，詩應該散布生命。我不是詩人，但我卻相信真正的詩人一定認識機械的力量，機械工作的靈妙，機械運動的優雅，機械製造的完備。機械是完全的，有力的。只有機械的詩才能夠給人以一種創造的愉悅。

那些工人，那些管理着機械指揮着輪船把千百個人，把許多輛列車載過潭江的工人，當他們站在鐵板上面，機械旁邊，一面管理着機械，一面望着那白茫茫的江面，看見輪船慢慢地逼近岸邊的那時候，他們的心裏的感覺，如果有人能夠寫出來，一定是一首好詩。

我在上海常常看見一些大廈的建築。打樁的時候，許多人都圍在那裏看。那有力的機械從高處把一根又高又粗的木樁打進土地裏面去，一下，一下，聲音和動作都是有規律的。牠們繼續下去，很快地就把木樁完全打進去了。四圍的旁觀者的臉上都浮出了驚奇的微笑，土地是平的，木頭完全埋在地底下了。這似乎是不可信的奇蹟。機械完成了奇

蹟，給了每個人以一種愉悅。這種愉悅的感情，也就是詩的感情。我每次看見人建築房屋，就彷彿讀一首好詩。

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記得學生時代的克魯泡特金說過下面的話：「自從參觀了各工廠以後，我就很愛那完全而有力的機械。我看見那巨人的手掌怎樣從小屋中伸出來，把浮在尼瓦河水面上的木材抓住一根，然後拖進去放在鋸子下面，鋸成了幾塊木板；我又看見紅熱的大鐵條怎樣通過了兩個壓榨器中間，出來就變成了一條鐵軌，那時候我就懂得機械的詩了。」

克魯泡特金的一生就證明出來他的確是一個懂得詩的人。所以左拉說克魯泡特金的麵包與自由是「一首真正的詩。」

談心會

我離開那鄉村師範的前一晚，是一個很美麗的月夜。學生們在舉行談心會。他們圍坐在草地上成了一個大圈子，中間是那花壇，前面是一片田野，田畔是一道小河流。後面有三座並排的灰黑色的祠堂，就是他們的校舍，在一座小山的腳下。起初沒有人說話，四周是靜寂的。大家靜聽着蝦蟆和蟋蟀安閒地奏起了月光曲。

這樣的談心會是每星期舉行一次的。這一天正逢着那適當的日子。學生們非常高興。教員們也高興。因為在這談心會裏每個人都自由地講說自己的真心話。

他們給我留了一個座位，但我卻願意躺在旁邊的一個石凳上。我仰臥在那裏，望着上面的無雲的藍天，明月就在那海上安穩地航行。風吹着我的赤露的膀子，很涼爽。小蟲

在我的赤足上面爬來爬去。偶爾有幾隻蚊子。我在石凳上翻身好幾次，我漸漸地把眼皮垂了下來。

他們在那邊談話，全是我的耳朵不曾習慣的廣東話。偶爾有幾句送進我的耳裏，我彷彿也懂得。起初是朋友A談他的去年病中的生活。過後是一個學生談他的過去，談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接着另一個學生談他的在小學裏教書的經驗。一個女學生發言希望大家要真正打破男女間的界限。一個年青學生開始敘述故事。後來朋友N就講說我們的幾天來的鄉村旅行。

我模模糊糊地在石凳上躺了好久，許多有價值的話語都在我的耳邊過去了。漸漸地身子在石凳上發痛起來。我不能夠再躺了，就一翻身坐起來。我不知道時候的早遲，只是空氣變得更涼爽，月亮在天空中的地位也大大地變動了。

我走到談心會那邊，疲倦籠罩着那裏，一個女學生無精打采地在講話，好幾個學生在打盹，一小部分人已經回寢室睡覺了。

A看見我走近便要我坐下，接着大家要我講幾句話。我沒法推辭，後來只得零碎地說了幾段，A替我翻譯。

二

我不是一個雄辯家，我很不會說話。而且在這種情形裏我也只能隨便說幾段話。隨便兩個字在這裏用得恰當，這就是想到那裏說到那裏的意思。

今晚上說點關於生活的話。

英國的古卜爾(F. Cooper)在晚年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女孩走到他的面前，手裏拿了一本畫冊，翻開空白頁對他說：「古卜爾，給我一點東西在這上面！」古卜爾便寫着：

「愛真理，孩子，愛真理罷；

愛護真理使牠永遠光明，

牠會使你青春之晨歡欣，

雖然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鬥爭，

但牠將使你永久保持着正直和真誠！

俄國的司特普尼亞克在他遇難前不久（他一九〇五年在倫敦被火車輾死）在一個姑娘的紀念冊上也寫着：「對你自己要忠實，那麼你就決不會知道良心的痛苦，良心的痛苦是人生的唯一的不幸。」據丹麥的布南德斯告訴我們，司特普尼亞克是不知道良心的痛苦的。

愛真理，忠實地生活，這是至上的生活態度。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一點寬恕，對自己忠實，對別人也忠實，你就可以做你的行爲的裁判官。這樣你的確不會感到日後的痛悔。殘刻地批判自己，忠實地去走生活的路，這就會把你引到真理那邊去。

現在舉一個例子，我們來看薇娜·妃格念爾，那個曾經被法朗士稱爲「俄國革命的貞德」的女人。

在妃格念爾的自傳裏有着這樣的一段話：

「有一夜我從夢裏醒過來，這是夏天，人人都睡了，不過我們的兩個親戚還坐在洋臺上閒談……她們在談論我和二妹利狄亞，說『利狄亞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婦人，她是很有用的。然而薇娜卻只是一個漂亮的玩偶。她倒很像她房裏掛着的那個紅燈籠，向外的面是很好看的，而靠牆壁的一面卻是空空的。』我把頭埋在枕上傷心地哭着。這時候，我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問我自己怎樣才會做一個好人。」

妃格念爾一生永遠拿這問題來問自己，她因爲對自己忠實，如此殘刻地批判着自己，忠實地走着生活的路，所以後來她經歷過了種種的革命運動的階段以後終於變成了一個使俄皇亞歷山大三世顫慄震恐的「最可怕的婦人」，一個偉大的領袖，一代青

年的指路的明燈。一八八一年蘇非亞受絞刑後有一個女郎寫信給薇娜說，在她的憂鬱的靈魂的黑暗裏只有一顆明星，這就是薇娜。不久薇娜被捕，那女郎也就倒臥在火車軌道上自殺了。

從一個空虛的燈籠變成一個精神如此偉大的婦人，這不是一個奇蹟，這只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這其間橫着一條長的道路。薇娜以一顆愛真理的忠實的心慢慢地走完了牠。

在當時俄國像薇娜這樣的男女青年是很多的，不過大半在很輕的年紀就遭了沙政的摧殘。但他們所留下的影響至今還活潑地存在着。

我現在再說到生活本身。

生活是什麼？我可以比之於一股水流。這水流從生命的源頭流下來，永遠在動盪，在創造牠自己的徑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以達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

這流水是不能夠停止的，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牠。在牠的途中牠也會發射出種種的水花，這就如我們生活裏的愛和恨，歡樂和痛苦。這一切都跟那一股水流不停地向着大海流去，不能夠再流到別的地方。

這生命之海就是生活的目標，我們每個人都向着這目標走去，從搖籃時代一直走到死，不管我們會不會達到牠。

這生命之海究竟是什麼？這問題是不難回答的。我說這就是豐富的，滿溢的生命。

法國哲學家居友說：「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又說：「生命就是生殖力，生殖力也就是滿溢的生命，就是真實的生存。」又說：「一個人的生命應該為他人而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為他人而放棄……這個擴散性乃是真實的生命之第一條件。」

我們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慕，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牠們分散給別人，並不貪圖

一點報酬。否則我們就會感到內部的乾枯。正如居友所說：「我們的天性要我們這樣做，就像植物不得不開花一般，縱然開花以後會繼之以死亡，牠依然不得不開花。」

在生活裏自己犧牲的實例太多了。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用不着我在這裏再舉什麼例子。

然而蘇菲·波停娜的事情是值得提出來一說的。她是一個俄國資產階級的女兒，又在瑞士留過學。後來卻參加革命運動，捨棄了自己的富貴生活，到工廠裏去做一個普通女工，甘願忍受種種的困苦。這種自己犧牲的行爲的結果是她被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作苦工。她在西伯利亞住了四年便逃脫出來，繼續在俄國境內遊歷宣傳了十八個月，最後纔聽從友人的勸告到瑞士去養病。但是她的健康已經完全毀掉了，什麼工作也不能夠擔任了。她知道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無用的人，她的存在對於誰都沒有好處，所以就用暴力毀掉了她的生命。一顆子彈殺死了她。

不能夠放散的生活就是浪費的生活。這不是滿溢的生命，這生命是內部地乾枯了的，所以應該用暴力把牠毀掉。

真實的生存，滿溢的生命，是和自私自利的感情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們的生活信條應該是：忠實地行爲，熱烈地愛人；幫助那需要愛的，反對那摧殘愛的；在衆人的幸福裏謀個人的快樂，在大衆的解放中求個人的自由。

這只是我對於生活的一點見解，一點經驗。這還不算是一番說教。

三

這些話都由朋友A翻譯出來給學生聽了，他的翻譯我也可以聽懂。公平地說，他翻譯得並不好。他甚至把「水流」翻譯成了「水牛」。譬如我說生活可比之於一股水流。他卻把生活比之於一條水牛，這水牛在山上到處亂跑亂衝，沿途濺起了種種的水花。至

於這水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自己卻不知道了。

這錯誤幸虧馬上就被朋友X更正了。但我也沒有理由責備A，因為他這一晌來實在太忙了。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完全化在學校的事務上面。他本人就是我的話語的一個最好的例證。他把自己犧牲這一點表現得十分完滿。他現在是太疲倦了，他應該去休息，（他每天只有很短時間的睡眠，）他實在沒有精力來充分了解我的話語。我本來就應該請另一個朋友來替我翻譯。

X繼續說了一段話補充我的意思。一個學生也說了幾句，於是大家就站起來散了。我在月光下面摸出錶來看，是十一點四十八分。

衆人進學校去睡了。我一個人還留在外面。月光是如此明亮，鄉村是如此安靜，但是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我的全身發起熱來，我彷彿看見我的血在那裏面沸騰。我在草地上散步許久。露水打溼了我的赤足，我依舊沒有想睡的心思。我不能自己地反覆問我自己：

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纔開花？
這對於我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

第二天傍晚我離開了那學校，以後也就沒有再去。我再沒有機會去參加那裏的談心會了。但一些學生的活潑的天真的面貌還不時在我的眼前閃爍。

別

黃昏時分，我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朋友A拿着他的皮包，N帶了一個小籐籃。我呢，來的時候空着兩手，現在也沒有什麼東西帶去，除了一些愉快的回憶外。

我們三個人從庶務室走出來，學校門前站滿了學生，我就加入到他們裏面去。但因為N臨時被一件事務攔了，A又回到庶務室裏去拿東西，我不得不站在那裏等一些時候，看着面前的那許多誠懇的面孔。

「你一定要來呀！」

「你過一個禮拜就回來嗎？」

「下一次來一定要多住幾天呀！」

許多年青的聲音接連鑽進我的耳裏來。我被學生們圍着。有的說着鄉裏的話，有的

說着廣東式的國語。這些簡單而意義深長的話語我還能了解。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回答他們。我只是點頭，我只是微笑。

「你還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說嗎？」站在石階上的那個患病的朋友這樣問我。

「沒有了，反正我不久就會回來的。」我不加思索地連忙回答着。因為在多數的聽衆面前正式地演講，這事情我從來就不習慣，況且在這裏說話，還得請人翻譯，是很不方便的。

「我跟着你到廣州去！」一個學生擠進來對我說，我想他大概在和開玩笑。

這時候A和N都來了。學生們馬上散開去。

「走罷，」我對A說。「遲了恐怕會趕不上船。」

「好，」A應着，我們就穿過草徑往河畔走去。從學校到河畔小船碼頭，路是曲折的，走起來至少要花十分鐘以上的時間。

我走入那唯一的石板鋪的小路，那時夜已經來了。我知道再往前走，我就會失掉這

可愛的學校，和那許多的朋友了。我停住脚，用留戀的眼光回頭去看，三座祠堂靜靜地立在模糊的夜色裏，石級上草地上到處都是人影，許多頭在動。我看不清楚那些熟識的面貌，他們都被夜塗上了灰色，就像戴上了面網。我只看見許多頭的輪廓。但是剛纔的許多笑臉，許多送別的聲音好像還在我的眼前耳邊盪漾。周圍的景物是空幻的，一切都失了現實性，過去的五天的生活都遠遠地退去了。我彷彿就在做夢。

「別了，」我暗暗地說了這一句，就掉過頭繼續往前走，這時候我的心卻有些疼痛了。五天的生活使我認識了許多鄉村孩子的真誠的心，使我認識了犧牲的精神和真摯的友情，使我在這許多朋友的工作裏看出了一個希望。我在這裏生活着像一個平凡的自由的客人，（不，應該說是這個家庭化的學校的一份子。）他們給了我一些方便，同時也非笑我的一些城市人所有的缺點（譬如我每天到井邊打臉水以及平常走路的姿勢等等在鄉裏都顯得很笨拙。）沒有一點拘束，沒有一點虛偽，沒有一點麻煩，這種痛快的生活，我一生很少遇見過，尤其是在近年來被自己習用的這筆名剝奪去了大部份

的自由以後。但是現在我卻不得不和這種生活分別了，這麼短時間！想到這裏我決不能沒有留戀。

「當心點，不要跌跤，」A看見我把脚步下得很慢，以爲我走不慣這道路，便這樣囑咐我。

的確這路是不好走的，石板滑，在灰暗的夜色裏牠又顯得模糊起來，我的眼睛把牠看不實在，脚踏下去，我總覺得有些恍惚。這情形就像我有時不戴眼鏡在街上走路那樣，但我又不能不走快，因爲A和N都走到前面去了。

「A輔導員，××先生，」一個孩子的叫聲在後面響起來，同時我聽見了赤脚在石板上跑路的聲音，後面一個的稱呼是這裏學生用來稱我的。

我回過頭，看見了那個叫做林的孩子從後面趕上來。

「林，你來了？……回去罷，」我對他說。

「不，我來送你，」他用顫抖的聲音回答。他已經趕到我身後了。

「今晚上又有月亮，」他自語似地加了一句。不錯，月亮已經從山那邊升起來了。但這裏還不明亮。我看不清楚他的臉，我卻覺得有一對火一般的亮眼睛在我的臉上盤旋。

「呵，」我含糊地應了一聲。先前A告訴過我林這個孩子在學校裏不算是用功的學生，但這時候我卻不曾想到這上面來。我倒爲他的趕來送別所感動了。

我默默地走，他默默地跟在後面，我們一共是四個人，八隻腳，在這靜夜裏。於是小船碼頭就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了，一隻大篷船泊在那裏。我們都上了船。船頭沒有遮攔，我們擡頭正望見那一輪明月。

船還要等別的客人。我們蹲在船頭，林坐在船沿上。剛談了兩句話，N忽然站起來說，要到對岸汽車站裏取一件東西。他就上岸去，走到那邊渡船上往對岸上去了。那船在水面上緩緩地流，月光送着牠，一直到對岸。過後N的影子就消失在岸上了。

「你下個禮拜和A輔導員一道回來呀！」林低聲對我說。

我答應一聲。A就吩咐他：「林，你回去罷。」

林不肯走，他也不多說話。他望我，他又望A。他那眼光彷彿還在說：「你要回來呀！」這情形倒使我有些爲難了。我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呢？我應該怎樣來安撫這跳動得很厲害的小小的心的呢？結果，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只把慚愧和感激藏在心裏。

一個客人挑了擔子上船來。林只得站起來走上岸去。船開了。這個孩子的眼光還在岸上說：「你要回來呀！」於是他就轉過身半跳半跑地去了。

到了對岸的碼頭，船又停了，牠還要等客人。N沒有來，我和A跑上岸去找他。他安靜地坐在另一個碼頭上，手裏多了一個小籐包。他高興地告訴我，他今天把這籐包遺失在汽車上面，現在居然在車站裏討回來了。

我們三個人一面談話，一面走，慢慢地到了船上，客人還沒有來齊。又過了好一回，纔來了兩個客人。於是船開了。

我們睡在艙裏，船向着月亮走，天空沒有一片雲，月光正照在船上，時時射進艙裏來。經過學校前面時我們都把頭伸出去看。三座祠堂依舊安靜地站在那裏，紅黃色的燈光

從裏面射出來。沒有人影，草地上卻閃耀着好幾道手電筒的白光。但牠們都消失在開着的祠堂門裏去了。

「現在上自修課了，」A 微笑地低聲說，聲音裏帶了感情。這表示他對於學校裏的任何事情都感到興趣，而且很關心的。

船慢慢地往前面走了。我們還用留戀的眼光去看學校，但是終於給一帶樹林遮住我們的眼睛。

「別了，」我低低說了這兩個字，我想到我是否在短時間內會回來的事情，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惆悵。

朋友

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明瞭一個名詞的意義，這名詞就是朋友。

七八天以前我會對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說：「在朋友們的面前我只感到慚愧。他們待我太好了，我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報答他們。」這並不是謙遜的客氣話，這是真的事實。說過這些話，我第二天就離開了那個朋友，並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和他再見。但是他所給我的那一點溫暖至今還使我的心在顫動。

我的生命大概不會是久長的罷。然而在那短促的過去的回顧中卻有一盞明燈，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點光彩，這明燈就是友情。我應該感謝牠，因為靠了牠我纔能夠活到現在；而且把家庭所給我的陰影掃除掉的也正是牠。

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得在家庭和朋友之間劃一個界限，

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親眼看見一些人結婚過後就離開朋友，離開事業，使得一個粗暴的青年朋友竟然發生一個奇怪的思想，說要殺掉一個友人之妻以儆戒其餘的女人。當他對我們發表這樣的主張時，大家都非笑他。但是我後來知道一件事實：那朋友因為這個緣故逃避了兩個女性的追逐。

朋友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爲裏我發見了這個信條。這個信條在我實在是不能夠了解的。對於我，要是沒有朋友，我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可憐的東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朋友們把我救了。他們給了我家庭所不能夠給的東西。他們的友愛，他們的幫助，他們的鼓勵，幾次把我從深淵的邊沿挽救回來。他們對於我常常顯露了大量的慷慨。我的生活曾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們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愛，多量的歡樂，多量的眼淚都分給了我，這些東西都是生存所必需的。這些不要報答的慷慨的施與，使我的生活裏也有了溫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們。我並不曾說過一句感激的話，我

也沒有做過一件報答的行爲。但是朋友們卻不把自私的形容詞加到我的身上。對於我，他們是太大量了。

這一次我走了許多新地方。看見了許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聽，忙着說，忙着走。但是我不會感受到一點困難，朋友們給我預備好了一切，使我不會缺乏什麼。我每走到一個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的在上海的被×軍燬掉了的舊居一般。

每一個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在怎樣困苦簡單，也要慷慨地分一些東西給我，雖然明明知道我不能夠給他一點報答。有些朋友，甚至他們的名字我以前還不知道，他們卻也關心到我的健康，處處打聽我的病況，直到他們看見了我的被日光曬黑了的臉和膀子，他們纔放心地微笑了。這種情形確實值得叫人掉眼淚。

有人相信我不寫文章就不能夠生活。兩個月以前一個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廣州民國日報的副刊，說了許多關於我的生活的話。他也說我一天不寫文章第二天就沒有飯喫。這是不確實的。這次旅行就給我證明出來，即使我不寫一個字，朋友們也不肯

讓我凍餒。世間還有許多大量的人，他們並不把自己個人和家庭看得異常重要，超過了一切的。靠了他們我纔能夠生活到現在，而且靠了他們我還要生活下去。

朋友們給我的東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將怎樣報答他們呢？但是我知道他們是不需要報答的。

我近來在居友的书裏讀到了這樣的話：「消費乃是生命的一個條件……世間有一種不能與生存分開的大量，要是沒有了牠，我們就會死，就會內部地乾枯起來。我們必須開花。道德，無私心就是人生之花。」

在我的眼前開放着這麼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麼時候纔會開花？難道我已經是一「內部地乾枯」了麼？

一個朋友說過：「我若是燈，我就要用我的光明來照徹黑暗。」

我不配做一盞明燈。那麼就讓我來做一塊木柴罷。我願意把我從太陽那裏受到的熱放散出來，我願意把自己燒得粉身碎骨來給這人間添一點溫暖。

一千三百圓

一個朋友在西關宴客邀了我去。同去的連主人一共是七個。

西關聽說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那裏還是許多古舊的大家庭的根據地。馬路是寬敞的，但是也有不少窄巷和石板鋪的小路。在那些密集的房屋裏面隱藏着種種神祕的事情。每天下午在馬路上人很有機會看見許多服飾華麗的青年女子：她們的後面常常有女傭跟隨着。這些女子都是大家庭裏的姨太太。她們的主人因為害怕她們逃跑，纔專門僱了女傭來監視她們。

在一條大馬路上我們的汽車停住了。我們走下車來，進了一條窄巷，路是石板鋪砌的，兩旁是些矮小的房屋。

轉了一個灣，我們走到一座大酒樓的門前。我不曾去看這酒樓的名稱。這華麗的酒

樓立在這街上就像一個奇蹟，有點使人不能夠相信。

酒樓裏面是很寬敞的。是舊式的建築。有樓，有閣，有廊，有廳，有天井，有樹木，又像一個大公館。我們在裏面走了一轉，就登上樓梯，在一個題名很美麗的樓房裏定了座位。

主人點了菜。我們嗑着瓜子飲茶談話。這樓房很大，開着電風扇，空氣是涼爽的。露臺上擺了好幾盆鮮花。簷下垂着竹簾，把陽光阻攔了。從外面不時送來鳥聲。這地方倒還清靜。

一個五十多歲的黃臉婦人拿了一把傘在這樓房門口出現了。她起先在門外徘徊了一下，然後就走進來。她說了幾句話，我卻不懂得她的意思。一個本地的客人和她問答了幾句，她便走了。

他們在笑，我想我懂得他們笑的原因。等一會那個婦人又跑來了。在她的後面跟着進來一個年青的姑娘和一個中年婦人。

那姑娘相貌平常，卻打扮得很漂亮，好像是一個娼妓，但是她坐下來卻不說一句話。

她把自己的眼皮垂着，手裏儘管拿着一把摺扇搖，她在衆人的陌生的眼光下似乎有點難爲情。

沒有人講話，主人也變得不好意思了。後來還是那個本地的客人和那個老婦人問答了幾句。他們的談話我也聽得懂一部份。他問她多少價錢，那個婦人回答說，一千三百圓。我這時候纔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姑娘不過是一個候補的姨太太，等着一個合意的主顧來買她去。

大家沒有話說了。於是那個老婦人接了兩毫銀角，（這是她應得的數目）就把姑娘帶走了。走出房門那姑娘還回轉身子向我們微微鞠躬，但沒有人理她。

過了一會，我們正在喫菜的時候，那個老婦人又來了。這一次她帶了兩個姑娘來。一個年紀很輕，據她說只有十六歲，頸後拖着一根辮子。一個年紀要大一半，頭髮是剪短了的，據說只有十八歲，實際的年歲恐怕已經超過了二十。

這兩個姑娘就在旁邊的靠背椅上坐了。兩人都不停地拿着摺扇搖，大概因爲手閒

着沒有事情做的緣故罷，或者是被人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們也不說話，只有當那個本地客人直接問起她們的姓名時，她們纔開了口。

她們的相貌顯然比先前的一個漂亮。身價也就貴了許多。小的一個值一千五百圓，大的卻索價到一千八百圓。當一個朋友表示說身價太高時，那個老婦人就得意地說她們兩個都讀過書認識字。於是她跑到外面去找了筆墨和紙來，放在茶几上面。那個年紀較大的姑娘便側着身子拿起筆寫出自己的姓氏，那動作是帶了點羞愧的。她寫畢就把筆遞給垂着辮子的小姑娘，那少女也寫了自己的姓名。

於是老婦人就把兩張紙條都送到我們的席上來。我們依次傳觀着。第一張上的字跡比較好一點，是「黃旭貞」三個端端正正的字。另一張是那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寫的，她的姓名是李盼好。

雖然這兩個姑娘會寫自己的姓名，結果依舊是各人拿了兩毫銀角走了。走出樓房門口，她們也回轉身子給我們行禮。

客人們繼續笑着談話，他們說她們的這舉動大半是爲了給我找小說材料。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他們都是專門研究自然科學的人，平日對於文學完全沒有興趣。他們只知道我常常寫小說，卻不會讀過我的作品，即使有機會讀到牠們，也未必會讚美的。我自
然感激他們。但他們完全不了解我。我的心裏沒有一點快樂。方纔所見到的一切似乎投
了一塊石頭在我的心上。我不敢想像那三個女子離開這樓房時行禮的一瞬間的心情。
也許她們已經習慣了這些事情，不會有一點感動了。

在這樣的環境中訓練出來的姨太太將是怎樣的一種人呢？這樣的一個問題在我的腦裏發生了。然而朋友們卻熱鬧地談論着「放白鴿」的事情，以爲這種做姨太太的
女人的心地都是很壞的。

自然買賣人口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我知道牠也是我們的畸形的社會制度的
一個產物。我並不是盲人。每天每天在各個地方都有許多被稱爲女人的生物被人們當
作商品來買賣着。

我的祖父買過姨太太，我的叔父買過姨太太，我的舅父也買過姨太太，我的一些同輩還準備來學他們的長輩的榜樣。關於這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很多。但是公開的在公眾的場所把女人當一件商品來招攬主顧，展示給人們看，當面講價錢（而且據說在講定身價付了定錢以後還要由主顧把她的全身仔細檢驗一遍，）這在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對於這事情我不能夠沒有憤怒。

長堤之夜

看錶，我才知道已經是十一點鐘了。長堤靜靜地躺在珠江旁邊。機器工會的三層的大廈聳立在對岸，高出於那些許多高等戒煙室和銀牌現錢的公司（換個名稱就是煙館和賭場）之上，而成爲河南最高的建築了。

我不坐手車，我也不搭電船。我步行着。那裏就是我的步行的目標。我應該回到那裏去，因爲一天的工作時間已經被我忙碌地度過，現在是夜靜的時候，我的疲倦的身子應該躺下來休息了。

我是從太平路走出來的。我一連走過了好幾條熱鬧的街道。許多店鋪都是燈燭輝煌，旅館酒樓的門口有不少的人進出。海珠戲院裏正演着薛覺先月團圓班的夢斷秦淮月，用電燈泡紮成的這幾個字正在戲院門口發光。廳堂門外坐着一排查票的人在那裏

談笑，表示着這一晚的生意很不錯。明珠大戲院的美國影片剛剛映完，一大羣高等的男女華人像參加時裝表演會一般地在戲院門口表演着。手車全被吸收到那一帶地域去了。各種聲音在空氣裏追逐起來，這時候是很熱鬧的。但是很快的車子和人都散去了，向許多街道散去了。留下長堤，依舊靜靜地躺在珠江旁邊。

我的脚步並沒有停止過。但我是愈走愈離開光亮了。程璧光的銅像孤零零地立在海珠公園的廢墟上，一兩座亭子，一片沒有樹木的荒土，一些小販搭的布篷。在路旁站着好些中年婦人和青年女郎，沒有擦粉，是普通的裝束，看見人就做個媚笑，嬌聲說：

「叫艇嗎？」

這簡單的話語是一個廣東朋友翻譯給我聽的。有些女人還要多說幾句，意思總不外乎叫人去坐她的船，就在那船上睡覺。

我用不着害怕；她們不會用武力拖客人。我平靜地走過她們的身邊，看看她們的沒有什麼表情的面孔，這些面孔都躲在半黑暗裏，配上一身的黑衫褲，在深夜看來真有點

像鬼魂。我偶爾回頭去看後面，光亮已經遠遠地退去了。

長堤靜靜地躺在珠江旁邊。珠江也是靜靜的。江上只有稀疏的星點似的燈火，許多隻篷船都睡了。河南比較這一邊似乎更冷靜。連機器工會的燈光彷彿也是很昏暗的。

“Peaceful River Don!”

（靜靜的頓河！）

看着躺在我旁邊的靜靜的珠江，我不禁這樣地想了。

我繼續着我的行程，我幻想着我的腳踏在頓河岸上，但是突然我發見了一堆黑雲蓋在我的頭上了。不，這不是黑雲，這是海珠橋。一座橋壓在我的頭上。於是我逃了。我不向東堤那邊走，我轉了灣，走上石級，上了海珠橋。長堤這時便躺在我的腳下。

我的腳踏在別人的頭上，一些人在我的腳下走呀！我簡直不能夠相信這個。

海珠橋也到了疲倦的時候，需要着休息了。中間馬路上只有寥落的幾個行人，都是很快地走來或走去。兩旁行人道上直伸伸地睡了不少的工人。一個小孩子坐在那裏賣

流行的兩毫錢一張的科學靈乩圖。雖然這和羅廣庭醫生的生物自然發生之發明一起在廣州算是近來很時髦的兩大科學發明，這時候當然也不會有什麼主顧，不過這小孩也許就是海珠橋上度夜者裏面的一個罷。

我也走到行人道上去。我在欄杆旁邊找到了一塊空地，我站在那裏回頭去看長堤。遠遠地西堤的那一端有許多顆明星在雲眼。東堤一帶就變得黯淡起來。一些黑影子在下面移動，手車拖着微暗的燈光經過這橋下，往亮的地方或暗的地方去了。

「叫艇嗎……」

我彷彿還聽見這樣的聲音。其實這聲音不會送到我的耳邊。不過我用力去看，我的眼睛裏就有那些等待客人度夜的船家姑娘的徘徊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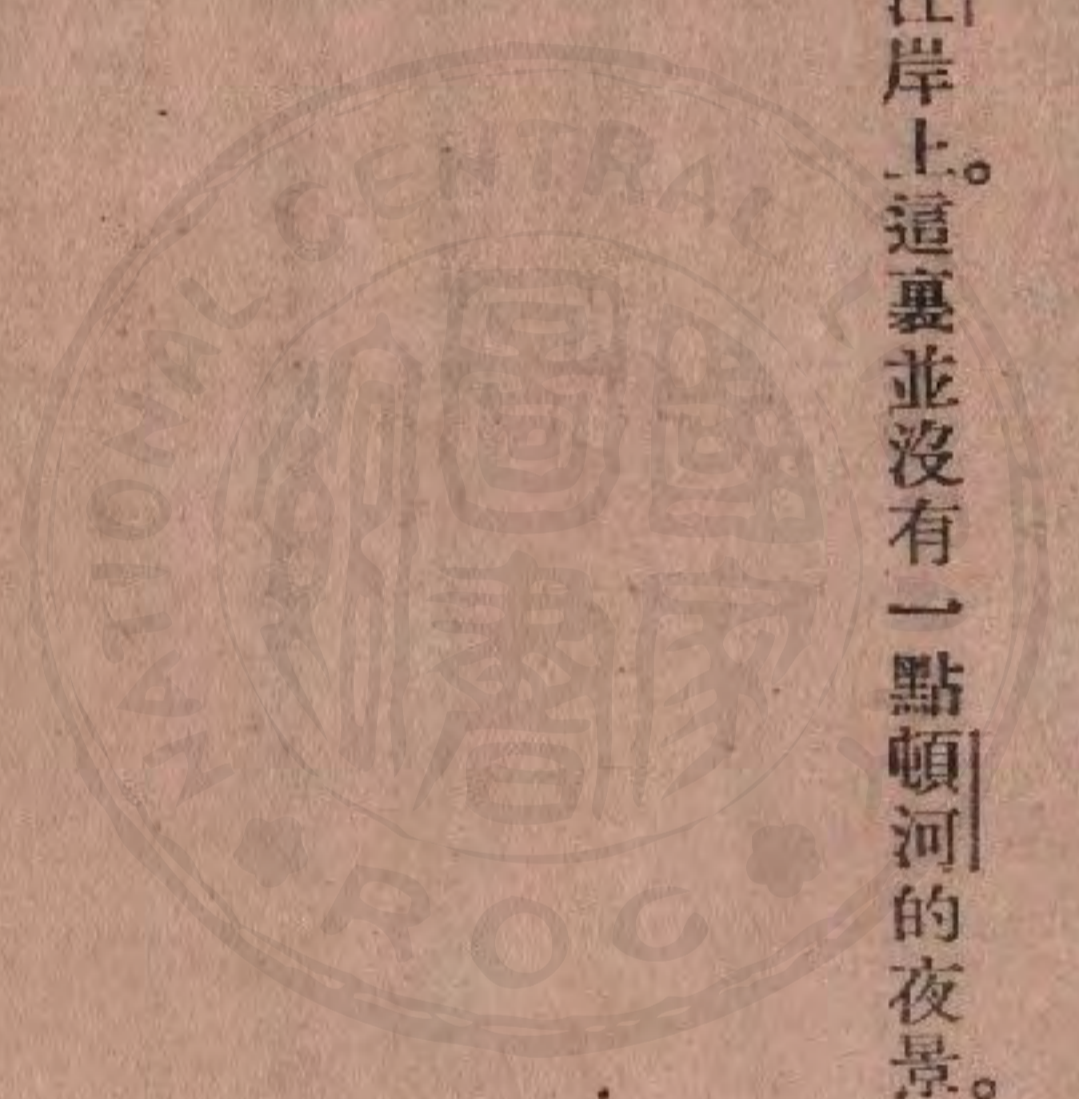
我掉頭去看江面。在我的脚下珠江是靜靜的，許多船睡在那裏，排列得很有秩序。偶爾有幾點星子似的燈光，稀疏地點綴了黑暗的江面。

“Peaceful River Don!”

我不覺又這樣想了，我彷彿又踏上頓河的岸。

回到機器工會，我在三樓上打開窗戶，正看着熱鬧的西堤的夜景（我用望遠鏡看）。那裏依舊有許多光亮，依舊有許多行人，一陣風送來樓下劇場裏的鑼鼓聲，我似乎從夢中醒起來了。

我明明是在珠江岸上。這裏並沒有一點頓河的夜景。先前我是被自己的眼睛欺騙了。



海珠橋

河南和河北雖然中間只隔了一條珠江，卻是不同的兩個世界。從前沒有海珠橋的時候，人就靠了篷船和電船往來兩岸。如今卻有一座大的橋梁把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連接起來了。這就是新建的海珠橋。

我在中國都市裏面所見過的鐵橋，恐怕這要算是最大的一個罷。但那橋上只有胡漢民的題字，修橋的工人的名字是沒有人能夠看見的。

我住在河南的最大建築機器總工會的三樓上。一個小房間做了我的寢室，從那整夜開着的窗戶裏，我看見對岸的燈燭輝煌的河北夜市，那西堤一帶的高建築。

在機器總工會裏夜間常常是吵鬧的，因為那裏住着一些失業工人（因工潮而被開除的），那裏時時有工人開會，而且每隔一夜在下面娛樂場裏還要開演機工劇社排

演的粵劇。

夜晚我睡得很遲。但是第二天早晨一起牀，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讀一兩小時書，我就離開那寢室到河北去，一直到晚上九、十點鐘光景我纔回到河南來。我不喜歡搭電船，我不喜歡坐黃包車，每天我至少要步行過海珠橋兩次。

海珠橋的形狀有點像上海的外白渡橋，但是比外白渡橋長，在河北的一端直接着維新路，長堤還橫臥在牠的下面。橋下有汽車，有行人，我每天走過那一段時，我就覺得我的腳是一步一步地踏在別人的頭上了。

這橋並不是一個整塊，牠是一道活動的橋。橋中間有一條長的裂縫，從這裏可以看見河水的流動，有時候大船經過時，橋就從這裏分裂開，成了兩段，高高地向天空舉起，就像起重機的槓杆。這景象一定是很好看的，但可惜人不常看見牠，我就沒有這機會，雖然我的朋友曾經見過。

上午我經過海珠橋，那時太陽正曬在橋上，許多行人揮着汗在那裏擁擠地走着，車

輛卻很少。人行道上也堆滿了人，有些人在走，有些人倚着欄杆望着下面的水，橋下面許多木船很整齊地排列在那裏。這些船都是人的家。那許多蟹民就生活在那裏，而且是靠着牠生活的。我走得很快，我沒有時間看兩旁的景物，太陽太熱了！

晚上我從河北回來，有時候經過長堤。從那裏的石級一步一步地走上橋。我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在橋上移動。空氣是涼爽的。但周圍卻比較在白天吵鬧多了，到處都是人聲，到處都是工人的話語。人行道上坐滿了工人，有些睡在那裏，有些就坐在鐵架上面。橋上電燈是很明亮的，海珠橋就像一個會場。夜晚好像是一個工人的節日。

我也擠進人叢中去。我走到欄杆旁邊，我埋頭去看下面的珠江。夜裏的水面是平靜的，依舊是那幾排木船泊在下面，沒有光亮，沒有聲音，大概人已經睡了。沿着長堤一帶也泊了許多隻船，那些船是醒着的，我看見牠們在眨眼。船上的姑娘這時候正站在長堤上，嬌聲軟語地呼喚客人！

我回到機器總工會。在三樓的走廊上，望遠鏡拿在我的手裏，我站着在眺望廣州市

的夜景。我慢慢地移動脚步，到了走廊的另一端，我便看見了海珠橋的一段，那高聳的灰白色的鐵架，那些玩偶般往來的行人，在那黑暗的背景裏分明地顯露出來，沒有一點模糊。這景象很使人感動。

我在走廊上立了許久。我不想把眼睛離開那鐵橋。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那景象是真實的。鐵橋真實地擺在那裏，我自己也會在那上面走過。人的力量（勞動者的力量）能夠完成一切，我每一次想到這個，我就被一種創造的愉悅佔有了，這愉悅會滲透我的全身，使我的身子慢慢地戰抖起來。

我愛都市，我愛機械，我愛別人所詛咒的物質文明。那一切都是動的，熱的，迅速的，有力的。固然世間有不少的人詛咒牠們，攻擊牠們爲萬惡。但我是一個例外。我也知道都市裏包含着種種的罪惡，機械使勞動者受苦，物質文明只供給了少數有錢有勢的人以愉快的享受，然而這並不是牠們本身的錯過。這責任應該由我們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來擔負，（所以我們應該來將牠改造。）

凡是咒罵都市，咒罵機械，咒罵物質文明，主張把牠們完全消滅的人，他們都是用一隻眼睛看物的半盲。讓他們用精神文明這古董去安慰自己罷！至於我呢，我再說一次：
我愛都市，我愛機械，我愛物質文明。

薛覺先

在長堤上立着的許多房屋中間，我發見了海珠戲院。門口有紅紙的招貼，有電燈紮成的字：「薛覺先難忍相思淚；」「薛覺先夢斷秦淮月；」「薛覺先還我山河；」「薛覺先華麗緣」……這樣一天一天地變換着。

在那些把「吳三桂軼事」「侍兒豔聞錄」等等文章刊登在第一版的廣州報紙上，這幾天正討論着「陳皮梅下嫁薛覺先」消息的真偽之類的問題。

薛覺先的名氣這樣大！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偶爾談到這個在廣州流行的名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告訴我十年前他們刊印春雷月刊時，薛覺先曾經捐過毫洋二十元。奇怪，難道薛覺先也贊

我決定去看薛覺先的戲。於是在某一個夜晚我便進了海珠戲院。同去的是一個做新聞記者的朋友和他的未婚妻。票價每張毫洋一元四角。是「散廂」自然不是好座位。好的要售三元，其次還有二元幾毫的座位。

散廂是樓座的中間的幾排，和許多地方的舊戲院一樣，座位是不會使人舒服的。至於普通舊戲院的特點：吵鬧，談笑，喝茶，嗑瓜子，人走來走去，空氣齷齪，悶人……無不應有盡有。這地方完完全全是中國的，不帶一點歐化的色彩。

震得人耳聾的鑼鼓聲突然響起來。我睜大了兩隻眼睛，彷彿周圍的景象全變了。我進了另一個世界。

幕拉起來，於是戲開場了。所謂「華麗緣」就一幕一幕地展現在我的眼前。但今晚演的只是第二本。沒有開場，也沒有結束。

先出來的是官，官自然戴紗帽，穿高底靴，後面跟着四個小兵。接着又出來漂亮的女人（叫這做女人並不恰當。這是男人扮的。）女人穿旗袍，短髮，完全是近代的裝束！這兩

個隔了好幾世紀的男女居然對面談話了。似乎沒有人覺得奇怪。

這些都不是薛覺先。然而薛覺先出來了。高底靴，繡花長袍，兩根野雞翎插在頭上，長臉，兩道豎起的長眉。不是近代人的裝束，不是近代人的面貌。他和別的角色不同，他張開嘴唱的時候，舞臺上就多了一個人來拉提琴，這似乎是專爲他預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卻是一樣：別的角色說「廣州國語」的對白，唱廣東話的戲詞，他也是說「廣州國語」，唱廣東話。不過朋友說他比別的角色唱得好。他的確得着觀衆的熱烈的歡迎。

所謂「緣」自然還在舞臺上繼續着。許多人在我的眼前走來走去：皇帝，妃子，大臣，武將，小姐，公子……他們說話，他們行動，整整鬧了好幾個鐘頭。他們進去，換一套新衣服又出來，展覽給我們看，好像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應盡的義務。

許多人滿意地笑了。到處都是帶着滿足的微笑的面孔。連我那朋友和他的未婚妻也看得很有興味。然而我的心卻漸漸地沈重起來了。我忘記了是在一九三三年，我忘記了是在這困苦的中國。舊時代的鬼影又一次在我的眼前顯現了。舞臺上沒有一個人，完

全是些鬼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舉動着不像一個人，而像一些已經死去的鬼魂。男的帶着奴隸相，女的帶娼妓相，無論是國王，大臣，或是王妃，小姐，沒有一個例外。廣東戲和平戲以及別的中國戲沒有分別，牠們都是盡量地把舊時代的毒汁注射進民衆的身體裏去。扮着忠臣，義夫，孝子，英雄的薛覺先和別的戲子一樣，不過是舊時代的一個影子。

我們如果承認戲劇是民衆教育之一種的話，那麼我們就看見中國民衆所常常得到的精神的養料是什麼樣的東西了。這些東西抓住他們，使他們一天天往後面走，不讓他們前進一步。然而那些靠「文化」喫飯的高等紳士們除了提倡國劇外，還送了扮女人的戲子出洋，在外國騙了招牌回來欺騙民衆。他們說是拿這種「文化」在精神上征服了外國。

舞臺上的粉紅幕在這晚上最後一次地落下來了。觀衆爭着走出去。許多人擁擠在門口，情形顯得很混亂，要通過那門是比較費力的。在一陣肉與肉的撞擊以後，我和那兩個朋友終於走下樓出了戲院，站在長堤上了。

已經過了十二點鐘。那個朋友還約我到一個小店裏去喫點心，但我的疲倦使我謝絕了。我別了他們，一個人走在長堤上，穿過手車的包圍中，慢慢地向着海珠橋走去。

我的心是寂寞的。許多憂鬱的思想包圍着我。眼前是一片陰暗。沒有光明，沒有前途。所有的只是一些鬼影。一種強烈的憎恨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詛咒中國的一切舊戲，我詛咒中國的一切舊的遺產。我詛咒整個的東方文化。我絕望地問：現在是不是真有一個人關心着中華民族的前途？（我相信一定有的。）爲什麼就不看見一個人出來對那真正毒害着中華民族的所謂東方文化加以嚴厲的抨擊？（我相信一定有的。）爲什麼就沒有一個人知道現在充滿着中國的那些畸形的怪物都是所謂東方文化的產物，他們思想行爲沒有一樣不是和那些鬼魂的相似？（我相信一定有的。）

四庫全書是寶物，故宮裏的古董是寶物，佛寺是寶物，古蹟是寶物……凡是一切可以在这向新路上掙扎的民族的腦裏留下陰影的東西都是統治階級的寶物！然而事實上沒有這些東西，中國民衆倒可以生活得更好一點。爲什麼現代的人就應該知道那些

舊時代的鬼把戲？人類不是靠歷史生活的。歷史雖然叫人不要怎樣做，結果反而是叫人去模倣了。游凡爾賽宮的人至少總有一半想做路易十四。遊故宮的人在那一瞬間總會有一點異樣的鬼影似的思想。

我們正需要忘掉一切，以一種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邁進。這是我們的唯一的出路。然而別人卻拿種種的古董來抓住我們的靈魂，使我們永遠陷在奴隸的深淵裏。高等紳士們提倡舊戲是無足怪的。現在連一些本來與筆墨無緣的人也知道提倡讀經了。在這種環境裏想到中華民族的前途我不能不感到悲憤！

我的思想大概是不會有人了解的，記得在東方雜誌本年的關於夢想的徵文裏我曾表示過上面的那種意見，我說東方文化這名詞裏所包含的種種古董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見中國的未來，而且有一個時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這意思是很明顯的。

然而許多人都因此稱我爲悲觀論者。

我果然是悲觀論者麼？

回到河南的機器工會，我寬鬆地嘆了一口氣。我現在算是回到人間來了。

後來我又和那朋友談起薛覺先，他說薛覺先在十四五歲時就參加了社會運動。他抱了改良戲劇的決心去演戲，結果卻是戲劇改良了他。那麼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鬼棚尾

一個傍晚我走過長堤到太平路新亞酒店去看朋友E。他是那旅館的賬房。三十圓毫洋的月薪，他就用這小小的數目來養他一家人！

十年前我和他曾經通過許多封信，那些信裏充滿着青年的獻身的熱誠。他和我一樣在十五六歲光景就看出了現社會制度的罪惡，投身在社會運動中間。我第一次讀到他編輯的雜誌，第一次和他見面，那時我們都還是年青的孩子。可是如今在多年的分別以後我再看見他，他的嘴邊已經生了一圈鬍鬚。從他的談話，從他的舉動，我看出來他是老了；而且他還告訴我，他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

我知道，三四年前他在南京××部服務時，也曾有過一些生活的享受，那時他的境遇好，收入也頗豐。他就在那部裏，認識了他現在的夫人。他們結了婚，也有過一些快樂的

日子。但是漸漸地生活的擔子爬上他的肩頭了。

生活的享受很快地變成了生活的負擔。這擔子一天一天地沈重下去，許多青年的肩頭就被牠壓得緊緊地不能夠動彈。我親眼看見我的許多朋友就是這樣被毀了的。他們從反抗現社會的路出發，結果卻走到了擁護現社會的路上。他們自己似乎並沒有有一點疑惑，一點悔恨，卻使得一些人暗中爲他們痛惜。我寫一個女人那小說，也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寫那小說時，我的心是很痛苦的。

E自然不會走到這一步，他至今還在和生活苦苦地掙扎。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但是他如今是老了，他的肩上已經擔着一個妻子和一個小孩了。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的會面是快樂的，但又是悲痛的。我們談起十年前的情況和十年來的變化，我們都不能沒有感動。

我們談了不少的話，另一個朋友又跑了進來。E便約我出去「飲茶，」因爲這時他已經恢復了自由，晚上的時間，他還不會把牠賣給了旅館。

茶樓上是很吵鬧的，有兩個姑娘在那裏輪流唱戲。鑼聲太多了，把人的耳朵震得快聾了，而且我們對面談話也聽不清楚。我們實在沒福氣享受這種中國的音樂，就讓牠把我們趕了出來。

「還是到長堤上散步去，」E和那朋友商量着。我沒有什麼意見。

三個人在路上慢步走着。E領路。他走過一條街，又穿過一條巷，有時候他和那朋友低聲說話，有時候他也告訴我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到了江邊，在比較僻靜的一段路上，許多女人在那裏問過路人要不要小船。他們僱了一隻小船。一個中年婦人把我們引到黑暗的碼頭邊，許多船在黑暗的背景裏顯露出來。

我們走下幾級石梯，一條窄的木板放在我們的面前，把我們引到一隻小船上，我們又得從這隻船再跳上另一隻。

船上有一個中年男子，他看見我們都坐下去後就把船撐起走了。那婦人在後面盪

槳。我們的船開始在許多船隻中間找一條路穿出去，這樣的划船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地方是這麼小，許多船隻都擁擠在這一塊兒！

很奇怪，一轉灣，在我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船就好像流進了一個鬧市。我彷彿坐着黃包車走過一個小城市的熱鬧的街道。我的眼界變換了。在兩邊都是燈燭輝煌的店鋪，每一家店鋪都是華麗地裝飾着。每一家門前都坐了幾個人，裏面至少有一個是傅粉的年青女子，有時候還有兩三個。她們的身軀都是很豐滿的；臉上粉塗得很多；衣服卻並不講究，大都是一身淡色的短衫褲，做得很窄小，把一身的肉都擠在一堆；腳赤露着。這是什麼樣的街市呢？

不，兩邊並不是店鋪，這都是船，都是畫舫，比我們的船大，比我們的船好。牠們排列在兩邊，中間留下一段路讓往來的遊船經過。這樣的街市一共有四條。我們的小船就要走過這四條街市。

「這兩毫子也不容易拿呵！」朋友看見舟子費力地撐船的樣子不禁發出了同情

的感嘆。這時候許多遊船在街中間擁擠着。槳簡直沒有用處。船靠着船，而且靠得那麼緊，差不多沒有一點縫隙。要移動船，就全靠着一根竹竿和一些手。這時候四面都起了人聲。迎面來的也是畫舫，畫舫裏面常常是一對男子抱着一雙姑娘，或者一個女子陪着兩三個男人坐在小圓桌旁邊談笑。有一隻畫舫裏坐着一個老頭子，他的左右兩手各抱了一個姑娘。那些年紀大的人，種種肉麻的樣子都做得出。這些終於都流到我們的後面去了。

這鬧市還沒有完結。我們的船繼續走着。兩旁的畫舫依舊固定地擺在那裏。一隻一隻地緊緊挨着。有幾隻上面客人在打麻將；有幾隻上面姑娘就坐在船頭向過往的船隻兜生意；有幾隻上面那些姑娘正對着鏡在擦粉。

四條街終於走完了。我們的船離開明亮的地方往黑暗裏流去。牠走過最後一隻畫舫時，我卻看見了一隻大船。這隻船與其餘的完全不相同。牠上面也是燈燭輝煌的。但是牠擺起了莊嚴的面孔，不知道怎樣我先前竟然沒有把牠看進眼裏。現在我的眼光卻自

然地落到牠上面了。我看見站在船頭的一個警察和掛在船頭的一塊招牌，招牌上大書着「××××××捐徵收處。」

這塊招牌不過十多個字，牠卻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真正靠着女人的皮肉喫飯的究竟是一些什麼人。至於國家每年收入的花捐數目之大，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但我們三個人對於這很自然的事情卻忍不住失聲笑起來。甚至在付了那一兩毫子」的船錢上岸以後我們談起這事情還覺得好笑。

回到機器工會，時間已經很遲了。我進了房間把手裏拿的一冊福耳的拿破崙論往桌上一放，就躺在牀上睡了。這拿破崙論是U借給我的。他說寫得很好，要我也讀一遍。我後來果然讀了。我簡直看不出那書的好處，我甚至連那譯文也有一半看不懂。

我第二次再看見U，我把拿破崙論還給他，我很抱歉地說我看不出那書的好處。我又問他那晚上我們去的地方是什麼名字，他說是「鬼棚尾」並且解釋道：「鬼棚」就是租界（即沙面），因為中國人從前叫西洋人做洋鬼子。

一個女傭

一個下午我和朋友N在T的實驗室裏談論着羅廣庭博士的科學常識，談到六點鐘光景，我們預備走了。在外面天落起雨來。

這些日子在廣州差不多每天都要落雨，但時間不會長久，往往在下了半點鐘的雨以後，太陽就會撥開那些遮掩住牠的黑雲，而放射出炎熱的光芒。

「等雨住了再走罷，」T脫了外衣說，他就把外衣掛到玻璃書櫥上面去。於是我們又坐下來，繼續着我們的談話。

雨一落，就落了一點多鐘，過後纔慢慢地變小了。時候已經是七點半鐘，夜色降臨了。我們冒着微雨，走下樓去，出了東堂，走過矮樹中間的石板道，正遇着T的女傭撐着油紙傘，穿着木拖走來喚他回家去喫晚飯。

那女傭認識我，因為我常到T家去玩。她看見我們是三個人，就知道T不打算回家喫飯了，但她也喚了T一聲。

「我們不回去了。我們到外面去喫東西，」T簡單地說。

她答應一聲，就不再說話，轉身走了，脚步是很沈重的。她平時是一個多嘴的女人，臉上常常堆着笑，今天的舉動似乎有點異乎尋常。

「你昨天不是說她回家去了嗎？」我指着她的背影問T道。我知道她的家是在順德。

「她去了三天，今天早晨回來了，」T用沈重的聲音回答。

「她殺了一個人。」T好像把一個大的祕密裝進了肚裏。那祕密開始在他的肚裏搖動起來。

我還以為T在和我們開玩笑，我並不留心他的話。

「她這次回家去殺了一個人，她今天的舉動和說話都有了一些改變，」T繼續說。

「真的？殺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新從鄉下來的朋友N插口說，他顯然不相信T的話。

「怎樣不真？她今天親自告訴我們。她的身上還有傷痕。」T的態度是很莊重的。我知道T的性格。他是一個實驗的科學家，他對於社會上的事情決不肯輕易相信。假若他說一件事情是真的，那麼他至少總有一些證據在手裏或心裏。他的敘述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又是你的好材料了，」T對我說。他並不等我回答就接着說下去：

「這女子倒有膽量。她的家鄉裏有一個土豪，時常壓迫鄉民，她們一家也免不掉要受欺侮。最近她的兄弟又給那土豪打傷了，她就爲這事情跑回家去和土豪理論。第一次她是赤手空拳去的，所以也喫了土豪的打，身上有好幾處傷痕，我們也看見幾處，她給我們看的。」T稍微歇了歇，這時候我們已經走過了兩條街，雨還沒有住。

T依舊撐着布傘，我們和他挨得很近，並不是爲了避雨，是爲了聽他敘說那女傭的

故事。

「她挨了打後就跑回家去，拿了一支手槍第二天再去見那土豪。」我相信這話，因為我知道在廣東和福建許多鄉民家裏，都有手槍或長銃。我有一個廣東朋友最近正領導着他的家鄉裏的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不久以前在選舉鄉長的會場裏，他曾聚集了一些武裝的鄉民和土豪劣紳的走狗對抗，幾乎發生一次猛烈的械鬥。

「在一個小河旁邊她遇見了那土豪，那個人蹲踞在那裏。她一聲不響地走過去。」

「『你還要來挨打嗎？昨天還沒有挨夠打？』那人看見她就嘲笑地問道。」

「『好，我就讓你打，讓你把我打死！』她氣惱地回答着，就走近他的身邊。」

「那人回頭一看，然後驕傲地說：『我今天不高興打了！』就掉過頭去，不再理她。」

「『好，你不打，那麼就讓我來打！』她馬上掏出手槍，對着他接連開了三槍。三顆子彈都打進了他的身體。他並不說話，只叫了兩聲就倒下去，跌進了水裏，從此就不會再爬

上岸來。」

「這時候有許多人站在河邊。他們旁觀着這一切，不說話，也不動手。」

「她擲了手槍，對衆人說：『你們親眼看見我打死他，你們就把我捉起來，送到衙門裏去吧。我是不跑的。』她的態度很安詳，沒有一點怕懼。」

「起初沒有人說話，衆人彼此望着。過後有人發言了：『你走吧，我們不捉你！』的確沒有一個人願意把她捉起來，反而有人感謝她，因為她殺了一個土豪，這土豪是全鄉人民所憎恨的。」

「這樣她就離開了家鄉，再跑到省城裏來，回到我家裏來做娘姨。現在還沒有人要捉她，因為鄉民是同情她的。不過假若這事情給衙門裏的人發覺出來，那就難說了。」

「她的處境還是很危險的。她沒有一點怕懼，她等着官廳的人來捉她，不過她的舉止卻失了常態。她是很興奮的。她今天中午對我們說過：她對自己的生命現在都沒有了把握，她再不能夠顧到別的一切了。」

「這個女人真正有點奇怪，我以前簡直想不到！據說順德女人的性格常常是很奇

特的，她們裏面有很多都是獨身主義者，她們把嫁人當作一種恥辱，也許她們都是憎惡男性的女子罷。她便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朋友T這樣地結束了他的故事，他再沒有別的批評的話說，但從他的聲音裏我知道他現在也有點興奮了。

這個故事是完全真實的，並沒有一點捏造的地方。但是我彷彿讀了一篇高爾基的初期的「草原故事。」那個我常常看見的女傭卻成了高爾基作品裏的女英雄。

那個女子，一張黃黃的方臉，一根大辮子，一雙赤腳，一口廣東音的普通話。T常常向我們訴說她不老實，她賺錢的確事實證明出來：她每個月從T和另一個朋友兩家人的伙食費裏面至少要賺去二十圓以上。她在T的家裏每天只做很少的事情，她時常出去。她的生活過得比T的夫人還好。她喫東西，穿衣服都像一個有錢的女人。她以前留給我們的印象是這樣，但是現在我開始覺得我的觀察有些錯誤了。

我想，我們很少了解別人。我們常常憑着自己的一點不完備的觀察，就斷定某某是

怎樣的人，某件事情是如何如何。許多人都犯着這樣的錯誤，有時候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我們裏面誰能夠肯定地說：他不曾把高爾基小說中的女英雄錯認作一個貪財的女人呢？……

賭

據說人有賭博的根性，這話究竟是否實在，我可不知道，但是我的父親的板子從小就給我打掉了對賭博的興趣。因此我對於那些整天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牌桌旁邊，賭窟裏面的人就覺得有些不近人情了。

在西方有蒙的卡羅，在東方有澳門，這是出名的兩個賭城。而且人知道那裏的行政費就是靠賭稅來維持。這兩個地方我至今還沒有去過，澳門也許就有機會去，因為牠離廣州很近，從這裏去非常方便。至於蒙的卡羅我這一生恐怕不會看見牠了。去歐洲並不是難事情，可是像一個紳士那樣地在蒙的卡羅裏過幾天豪華日子，我就從不會做這種夢。但這也不會阻止我不聽見人家的關於蒙的卡羅的描寫。氣候溫暖，風景優美，蒙的卡羅是這樣，澳門也是這樣。大旅館，大賭場，蒙的卡羅有，澳門也有。至於名媛貴婦，豪紳偉人，

那當然是賭城的上賓。不過一個是聚集了歐美的上流階級的英俊，另一個卻網羅了南中國的達官貴人。據說星期六那一天有不少的人攜帶了幾萬乃至幾十萬的金錢從廣州或香港到澳門去過兩天豪華日子；也有些人就長年整月地把東方賭城當做了世外的桃源。這是近的見聞。遠一點的，就有好萊塢和柏林的電影公司給我們供給了「蒙的卡羅」和「蒙的卡羅—美人」的影片。最近烏發公司還有一部「蒙的卡羅的瘋狂」，但到了上海卻變成「春波豔影」了。西方賭城的豪華，淫逸和瘋狂，單從這幾部影片也就可以看出來，可是許多人還覺得不夠，甚至在別的愛情的影片裏也常常要加上幾段蒙的卡羅的圖畫。影片一到上海，更打動了許多被囚在上海交際社會裏的高等華人的心。去蒙的卡羅，似乎太遠了；去澳門也有些麻煩。幸好上海還有賭場，大的，小的都有。

上海的那些輪盤賭窟是半祕密的，大的我根本沒有進去過，小的卻有機會進去一次，但馬上就出來了。這裏說小，其實也不能算小，每天的出入也是一筆很大的款，不過在這裏面，只有幾塊錢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去押注。至於大賭場，聽說在那裏面一個賭客一

次所付的小費也夠開支一個貧苦人家一年以上的生活了。

大賭場，有身分的人纔能夠進去；小的，一個生客要進去也得經過一番嚴密的搜查。門口有偵探徘徊，走廊上坐着十多個北方大漢；「避免危險，一律搜查，」壁上掛着寫上這八個字的牌子。要把錢送進賭場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知怎樣，許多人卻甘願去找尋這種麻煩。

在廣州，河南就是廣州賭場的根據地，我住在河南，每天經過海珠橋到廣州市去，在河南的馬路上總要看見許多公開的賭場。名稱是××公司，建築是兩層，門口有一個武裝的兵士，招牌上還寫着「樓上銀牌，」或「銀牌現錢」一類的字樣。生意很好，每一家裏面都擠滿了人。

這種公司真是多得使人不相信，也許牠們就擁擠在我所經過的一段馬路上，所以我走幾步路就會看見一家，但一過橋，賭場就絕跡了。

一個晚上我和一個朋友走進了較大的一家，大概叫做裕泰公司或者裕豐公司，因

爲我簡直沒有留心到那名字上面去。樓下靠裏放着櫃檯，檯上鋪了蓆子，一個做莊家的安坐在櫃檯裏面，旁邊有兩三個幫手，他們幹着喫注賠注的事情。好些賭客就站在這高的櫃檯前面，沒有座位，沒有茶。他們不像有錢的人，但他們一押注總是好幾張鈔票，有的伸出手就是好幾張十圓香港紙，卻很快地給莊家喫進去。每次勝負決定得很快。這叫做番攤，賭具是一堆圍棋子。莊家從那堆裏抓了一把棋子放在桌上，叫人家押注，然後用一根尺子撥弄着棋子來計數，每四粒一次，看最後剩幾粒，就歸押那個數目的人贏錢。數目只有四個，押和賠的方法也有幾種。這辦法很簡單，人人可以懂。

樓上，屋中間是一個大的長方洞，四面圍着欄杆，欄杆旁邊放着凳子。賭客就坐在凳上，身子倚着欄杆，從方洞裏看下去，看着下面那櫃檯上的棋子押注，樓上有招待人，他用一個小籃子把賭客押的注吊下去。樓上的賭客可以記帳，有茶喝，有紙煙抽，有紅瓜子嗑。他們是受優待的。但這時候人並不多，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兩個中年婦人，她們穿着很平常的衣服，並不像有錢人家的女人，但是她們卻安閒地坐在那裏，一聲不響地埋頭看

那下面的鉤心鬪角的「生存競爭」。

一個這樣的「公司」裏面有許多房間，也就有許多賭攤。每天銀錢的進出是很大的，據說還要給政府抽去十分之一，多麼大的一筆賭稅！但從這裏也可以知道一個人進賭場想不輸錢，那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情了。不然那些開辦賭場的人靠什麼喫飯？那一筆大的賭稅又從什麼地方支付？

但是人依然不斷地進賭場，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無益的事情上。拿有錢的人來說，也許他們是閒得沒有事情幹了，錢多得沒有地方花了。錢少的人也許是想在賭場裏發財。至於沒有錢的人當然不會進賭場，然而娘姨車夫之流又愛去打花會。雖然眼前擺着不少的可怕的例子，他們卻依舊去走那條別人走過而失敗的路。

賭博並不是人的根性。但是在我們的這種混亂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發橫財卻成了一般人的渴望，誰都想以極少的代價換得最大的報酬，而且有的人，他們一生就只有極少的代價。但他們卻不能沒有獲取最大報酬的妄想。所以打花會，買彩票的大半是

貧苦的人。這些「生意」能夠順利發展，這是無足怪的。從前有人把 State Lottery 翻譯作「國賭，」我覺得十分恰當。



扶梯邊的喜劇

船到廈門，並不靠岸，牠停在海面過了一個夜晚。第二天上午，我們遊了日光岩，忽忽回到船裏，耽心着就要開船。

S的哥哥從漳州趕來看他，又叫人送了一大筐荔枝到船上來，是那麽滿滿的一筐。賬房間門前掛牌說，下午兩點鐘開船。兩點鐘快到了，船上還沒有動靜。一切依舊和先前沒有兩樣：人擁擠着，叫賣聲嘈雜着，一些人在搬行李，一些人在做生意。賣荔枝的，賣甜橙的，賣麵條的，賣茶水的，賣下流小說、唱本圖畫的，還有賣別種物品的。生意似乎是那麽好，主顧是那麽多。

艙面上太熱了，太陽直曬到衆人的頭上，沒有一點遮攔，這裏的人又是這麽擁擠。

「我們到那上面去看！」一個朋友擡起頭指着船尾的一層甲板說，那地方就在我

們的對面。一道樓梯可以把我們引到那裏去。

「看，那個扒手，」S指着一個站在扶梯邊嚷叫的黑衣漢子低聲說；「我的哥哥認識他。剛纔我的哥哥下去走過他旁邊，故意把他看了幾眼，他就說：『既然認得，又何必多看呢？』看他那神氣好像在表示：你認得我，我就要顯一點手段給你看。他們這種人膽子倒很大。」

「好，我們到那上面去看，在那裏一定看得很清楚。」我這樣應着，就第一個走上樓梯，到了船尾的甲板上面。

在這甲板上沒有陽光，那是給篷布遮去了。到處都是帆布牀和蓆子，人躺在那上面，人坐在那上面，完全不給過路人留一點空隙地。我們很費力地走過這人山人海，好容易在救生船前面找着了一個地位。這地位倒很不錯。我們倚着鐵欄杆望下去，正望見那扶梯旁邊的一切：上船下船的人和行李；泊在我們這大船旁邊的許多小艇；那個黑衣漢子正站在下面忙碌地活動着。

「看，那是他們的頭腦。」S忽然說，他用手指着一個穿白麻布短褂戴軟草帽的青年人，那人的相貌裝束活像一個安分的小商人。但是，奇怪！他的手幹什麼？他把右手隱隱似地伸在左腋下面，身子不住地跟着一個剛上船的學生的身子轉動，右手手背緊貼着那學生的西裝袴袋，用兩根指頭在那裏面搜索，一次，兩次，三次……我們在替那學生著急，那學生卻一點也不覺得，終於被他挾出了一束紙件，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這頭腦馬上就擠在人叢中不見了。現在是那個黑衣漢子在活動。還有一個穿學生裝的，他也在把手伸進別人的袋裏。一個老太婆躬着腰走上船來，被他把衣衫的鈕扣都解開了，他還在解她的袴帶，卻被一些人走過來擠散了。

「這不行，他不應該偷這個老太婆的東西。這個老太婆已經窮得很可憐了！我們應該下去干涉！」T氣憤地說。T雖然現在做着教授，但他是從農民中間出來的。他有着不少農民的氣質。他的思想常常是沒有曲折的。他說怎樣做，就會去怎樣做。他有着農民的堅實的身體，他不怕和人家打架，雖然他的性情還是很溫和的。因此在廣州他就被羅廣

庭博士之流批評爲「沒有學者的風度」，但也就因了這個緣故我和他纔做了朋友。

「你下去有什麼用處？這又不干你的事，反正那個老太婆沒有失掉什麼東西就夠了。」另一個朋友辯駁說。

這時他們的談話引起了下面的人的注意。黑衣漢子先擡頭把我們望了一眼，眼珠奇妙地動了一下，接着那穿學生裝的也擡頭看我們。

「當心點，他們知道我們在看他們了。」那個朋友低聲說。

我忽然看見那個小商人模樣的頭腦站在一個攤子前面喫冰淇淋，先前的那一束紙件被他拋棄在地上了。他措了嘴，走到扶梯旁邊，那個黑衣漢子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他馬上擡起頭望着我們笑了一笑，接着又摸出一包紙煙，從裏面抽出一根遞給一個站在他身邊的中年人。到這時我纔覺察出來，他的短褂上面袋子真多！那個黑衣漢子也是的，他一身都是袋子！

「看着他們又要活動了！」T帶了緊張的神情說。

在下面幾隻小艇正向着我們的大船搖過來，慢慢地往扶梯邊靠。那三個扒手就一齊擁擠在扶梯上面。不，不只三個，他們一共是四個，五個，六個……那打扮着挑夫模樣的，那穿運動衣的，那流氓樣子的都是。他們留一半人守在扶梯上，一半人走下去。走到最後幾級扶梯時他們就碰着那個從小艇爬到這大船上來的客人。於是三個人把那客人包圍着，其中的一個就放膽地搜索那人的衣袋，但最先被搜索的卻是西裝袴袋。

我們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非常替那客人着急。幾乎要叫出聲來，但是那客人卻讓他們儘管去搜索，他一點也不避開，就像是一個傻子。他們如果在扶梯上面沒有搜到東西，便會把那客人挾到船上去，趁着客人在照應行李的時候，再一次搜索他的其他的衣袋。

他們就這樣忙碌地在扶梯上往返上下，除了摸人家的衣袋外，再沒有一點別的事。情。本來扶梯上是很空閒的，每個人都可以很快地自由上下，如今卻給他們把路阻塞了。他們好像在把守一座關口，每個人經過都要被他們搜查一番，或者更適當地說，都要納

一點捐稅。

一個，兩個，三個，我們看見好些人做了他們的捕獲物。那些人從小艇爬上大船，顫慄地走着那扶梯，不是害怕自己跌在海裏，就是害怕行李給挑夫多要了搬費。他們絕對想不到同時還有一隻別人的手在摸他們的袋子。

我們注意地看着這一切，不肯放過一點細微的情節，就像在看一幕緊張的戲。這一天他們的生意似乎並不好。據我們親眼所見，他們得到手的只不過是些銀角和銅元。一到手他們就把這些分散了。有紙片時他們就把牠撕碎拋在角落裏。

我們替人家耽了許久的心，看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後來那些擺攤子的小販給人趕了下去，艙面上的篷布也扯起來了。我們想開船的時候快到了罷，扒手們的戲大概已經演完了最後的一場。

我和T走下去，到了艙面上，我們還看見扒手的頭腦在那裏。我們走過他的身邊便站住把他看了一眼，他連忙摸出香煙來敬我們。T取了一根銜在嘴裏。

「今天沒有什麼生意，」出門靠朋友，」大家都是知道的，」他陪笑說。我們找不出話來回答他，只把頭點一下就走了。

「這也算是生活的鬪爭罷，」丁沈重地說。回到艙裏他卻帶笑地告訴他的夫人：「我又學會一樣手藝了。」

船五點半鐘纔離開廈門。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把時間看得很貴重的。

遊了佛國

從廣東回來我就到普陀去。花了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我走遍了被稱爲佛國的普陀山。我問自己我究竟得了些什麼，自己卻不能夠回答。

我不是一個拜物教徒，也不是一個山林隱士，更不是什麼達官貴人。我伴了幾個朋友到普陀來，不過想在友誼裏消耗一點我的沈悶的光陰。所以在居留的幾天裏我就整天沒有停過脚步，一定要走到身子疲倦腳趾疼痛的時候我纔慢慢地走回寄宿的寺院去。朋友們也和我一樣。

每天早晨天剛亮，我們就起牀。窗前遠遠地立着一座高山。那上面稀疏的長了一些樹木。這山，看樣子是有些峻險的，但牠並不會給我們遮了陽光；反而看見陽光那樣燦爛地照耀在牠們上面，我們就起了活潑，愉快，喜悅的感覺。環境是很靜的，小鳥的不十分吵

鬧的叫聲，突破了夏天早晨的沈靜的空氣。

喫過早飯我們六個人穿上麻線鞋，拿了一條毛巾圍在頸上，就向着新的路線出發了。一個朋友拿着地圖，他就做一個指導人。別的朋友又帶了照像機。我呢，我只預備了兩隻腳跟着大家瞎跑，爬山的事情本來是我最歡喜的。

我們都沒有到過普陀，這算是第一次。地圖自然不會準確。在中國，人根本就不注意準確這兩個字。地圖往往會叫人走錯路。我們也曾有過這經驗。但這一次我們倒沒有感到什麼困難。路是不難辨認的，路旁又常常有到某寺，某禪院進香的指路碑。

同路的沒有女人，朋友T的母親和妻子另外坐轎拜佛去了。自然大家都走得很快。花了一個半天的功夫，我們暢快地遊完了前山，給二龜聽法石照了像，還在盤陀石上睡了一覺。下午天氣變得更熱了，在太陽下面走路有些不舒服，兩隻腳也感到疲倦了，我們便回到寺裏去喫飯。路旁有不少的轎夫向我們兜生意，坐轎的客人的確不少，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腳，我們都還沒有患過癱病，我們當然只有讓我們的雙腳把身子槓回

去。

在寺裏睡過午覺醒來，時候不過三四點鐘光景，我們便又約好一道出去，到海灘上去洗澡，或者爬到岩上去捉動物。海濱有賣咖啡的帳篷，我們把外衣鞋襪都寄存在那裏，在海灘上玩得疲倦時，便回到那裏去喝汽水。

我們第二天遊後山，日程和前一天差不多，只少了一個T，他陪他的母親坐船到洛迦山拜佛去了。那朋友是個科學家，人又很天真，他第一次與和尚見面，就痛駁了佛家的道理，幾乎和那和尚爭吵起來。但是爲了滿足他的母親的多年的心願，他這一次也只得犧牲了同遊後山的一點快樂，到那充滿了煙霧和香客的洛迦山去了。那座山上沒有廟，只有一些茅棚，他在茅棚外面整整站立了大半天，看着他的母親在裏面燒香叩頭。這一次我們遊了梵音洞，和昨天遊潮音洞一樣，我們所得到的只有失望。在那地圖上印得有「普陀名勝舉要」，人就把潮音洞和梵音洞形容成了非常神奇的地方。據說有一些虔誠的拜物教徒到了那地方就會「眩目震耳，悖魄墮魂」，甚至會「投崖碎體，求生淨

士。」但是我們去到那裏就只看見一些破屋舊洞，並沒有什麼奇異景象，一些嶮峭岩石高聳在海邊，刮風的時候，海濤怒吼起來，不住地向岩石撞擊，有時打進了洞裏，於是水花落在石上四濺。人靠着欄杆看下面，也會感到一點興味。但這樣的景象在別處海邊也可以見到。我們的失望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千步沙還不錯，我們來回都走過了這地方。地上全是沙粒，望過去是一片黃色，兩端接連着山坡。路中間留了連串的脚印。這印跡是很深的。同時有人在路中間放了許多個竹篩子，一個接着一個，相隔只有幾步遠近。我起初還以為這是預備給行人墊脚的，免得人在沙上移動脚步感到喫力。但後來逼近了看時才知道這也是和尚化緣用的東西，果然有人拋擲了一些銅板在那裏面。沙上的確不好走，脚一放下去就像陷進了沙裏，再提起脚時，鞋裏已經積了不少的沙粒。太陽很熱，把沙粒蒸得快發火焰了，脚不能夠在那上面停留一分鐘，否則脚板心就會給蒸熟了。在這裏我只得脫了麻線鞋赤脚走路，做了開跑步的姿勢，雖然喫力，但也終於走過去了。一個年紀稍大的朋友卻自認喫了敗仗，雇了

轎子。

這次我們沒有遊佛頂山，回去時路過仙人井，從那井裏搯起一瓢涼水喝了，井位置在一個低的洞裏，水很清涼，我們每人都喝了幾口；前一天在梅福丹井我們每人都喝了一杯井水。出了仙人井，我們遇見兩三個客人。他們閒談着從下面走上來，一個說：「普陀山的景緻，要算佛頂山最好。」但是我們知道已經太遲了。我們就只沒有去過這地方。

再過一天，早晨大家就預備走了。寺裏的知客說上午有船開往上海，六點鐘以前就把我們送下山，海面上沒有一隻輪船。我們在碼頭等了一個鐘頭還沒有動靜。碼頭旁邊有一座小廟，我們進去在那裏面歇腳。這廟很小，常常有轎夫來攪擾。一個看廟的和尙在殿裏洗刷錫器，他就向我們絮絮地抱怨他的單調的生活。我們正在談話間，外面又有轎夫在打門了，等一會鬧得厲害時，那和尙就提了一根木棒出去。

我們在這小廟裏等到十二點鐘，寺裏的人送飯來了。我們想不到還有這頓飯喫。喫完飯不久，外面有人進來說船到了。我們歡喜地出去看，纔知道這是從上海開來的船。朋

友T要到海門去，他就和他的母親，妻子，兄弟走了。我們問別人有沒有去上海的船，說明天上午七八點鐘有一隻。我和另一個朋友就不能夠回上海，又只得在普陀多留一天。我們疲倦地走回到那個寺院時，連先前送我們的知客師也有些驚訝了。他也許會高興，因為寺裏又白白多了五塊錢的進賬。

下午兩點鐘光景，朋友留在寺裏睡覺，我一個人去遊了佛頂山。這一趟路程不算近，差不多要走酸了我的脚。路並不難走，但過了法雨寺不久就走上山了。那許多石級，一層一層，一梯一梯，接連不斷，在下面往上去，似乎沒有路了，但走完一段，一轉灣馬上又現出新的一年來。我這樣走了許久，並沒有看見一個同路的人。只偶爾在轉灣處石凳上坐了一個戴斗笠的和尚，等着香客來「結緣」。路上是很寂寞的。周圍靜寂得沒有聲響。我扶着鐵欄杆不住地登那石級，有時看見路旁有石凳，就在那裏歇歇脚。旁邊是山，山上生滿了樹，陽光照在樹葉上給牠們鍍了一層金色。我只顧往上面走，不知道離海面已經有多高了。有時我回頭看，山坡躺在我的脚下，全被綠樹蓋着，山坡盡處，是一片黃沙。藍色的海

水正向着沙灘流過來，海水真藍得可愛，像一疋緞子，但沒有一隻汽船來剪破牠。

雷祖殿過了，海天佛國過了，看見了那兩塊峻險古怪的大石頭，我不知道到山頂還需要走多少路，而且不知道山頂上還有什麼奇怪的東西。但我也只得繼續往上面走去。愈走到上面時，回頭看下面的景緻，那山景也愈顯得美麗了。我彷彿就置身在綠樹叢裏，聽那自然界的微妙的音樂。旁邊有較低的山，上面有煙霧，我快活地想，雲還在我的下面了。

後來我終於到了慧濟寺，這也是一座大廟，但因為位置在山頂，香客便不多。這時候沒有佛事，廟裏靜悄悄的，山門前有幾個和尚在談笑，見着我就換了面容高聲叫起「結緣」來。我沒有錢給他們，他們也就笑了。在普陀山靠着「結緣」喫飯的和尚不知道有幾千個，我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遇見，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盤腳坐在路旁，有的立在樹蔭下，都伸出手向香客化緣。當他們從我們這裏得不到銅子時，他們就批評說：「朝山進香，不結緣，真奇怪！」但他們不知道離了普陀山，奇怪的事情還多着呢！

遊了佛頂山，沒有看見一件奇怪的東西，我還想上菩薩頂去看天燈，但時間已來不及了。我還要到海灘上去會那朋友，這是我們先前約好了的。我應該乘太陽未「落坡」時走下山去。

這一晚我們睡得不暢快，外邊有人在打麻將，鬧了許久，後來茶房們又因了分賞錢爭吵起來，到夜深纔靜下去。早晨我們還沒有醒，寺裏接客的人就來敲門把我們喚了起來，說是船到了。我們喫過了早點便跟着那人走下山去，時候很早，不過五六點鐘的光景，太陽已經升了起來，空氣很新鮮，一路上就聽見鳥的歌唱，看見樹葉的綠影子。快到碼頭時，我們聽見了輪船在鳴汽笛，便趕快跑到碼頭，但船已經開走了。我們看得見那黃色的船身，黑的烟囱，灰黑的煙霧。昨天別人明明告訴我們去上海的船要七八點鐘纔經過這裏，但現在不過六點多鐘船就開走了，而且走得遠遠的，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追趕上去。接着有許多女香客坐了轎子到碼頭上來，行李給人挑着，他們好像很有把握，不會趕脫船的樣子，結果也只得在這裏停一會，說了好些抱怨的話，就讓轎夫擡了她們的身子，挑夫

挑了她們的行李回去。

照這情形看來，我們恐怕永遠沒有機會趕着搭上海的船了。我那朋友在上海一個工廠裏服務，他的歸心真正像箭一般，我也不想留在普陀山多看和尚的嘴臉。然而沒有辦法我們又只得回到寺裏去。這一次更使得那個知客師驚訝了。後來還虧他給我們想了辦法讓我們搭了小火輪到舟山去。在舟山搭船很方便，每天都有小火輪從那裏開往上海。

這早晨十點鐘我們就離了普陀。心裏很痛快，雖然知道我們會在舟山住一個晚上，但那裏有朋友照料我們，會給我們種種的方便，會使我們看見一些新奇的東西，這些東西至少也要比和尚們的嘴臉有趣。

這裏特別說和尚的嘴臉，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在普陀和尚太多了，到處都是。和尚也會應酬客人，也會計算銀錢，也會奴使用人，也會做生意，就和普通商人沒有兩樣。寺裏有客房，客房就像上海的旅館，新的設備是齊全的，除了伺候客人的茶房外，還有接送客人

的接客者。飯菜是素的，但客人也可以買了葷菜帶進去。有錢的人在這裏也可以得着種種的方便。我們曾經在房裏沙發套下面發現過一根煙槍。我們聽見過麻將牌的聲音，只差了看見人叫娼妓進來。

離開普陀的前一晚，我們曾經和知客師談過一番話，那和尚生得來肥頭大耳，卻有一付聰明的頭腦，說話很漂亮，懂得好幾省的方言，他尤其會巴結女香客。他對我們說的話倒是很坦白的。他說：「普陀山的各個寺院每年就做這幾個月生意。但是開銷太大了，這兩年各家競爭太厲害，生意又不很好，所以各家都不免要蝕本。這生意真不好做，不過許多和尚就靠牠生活，不做又沒有辦法。」這意思也很明顯。所以遇着香客上門他們就得大竹敲槓了。做一次水陸道場，起碼得花去千把圓。做個小佛事，也要用去百圓以上。但紳士家的太太小姐是滿不在乎的。我無意間在另一個廟裏看見了一次水陸道場，和尚們對於女香客的巴結，我真找不出話來形容，那付嘴臉只有古典派的畫家纔能夠把牠詳細畫出。

我們在普陀山是受着相當的優待的，在寺院裏面我覺得比在上海旅館裏還舒服。所以我相信我的敘述裏不會帶有一點偏見。我回到上海就有人問我帶回來什麼印象，我回答說，我遊歷了一個大商場，在那裏販賣的貨品是菩薩，做生意的是一些超等的商人，我自己不過做了一個最不慷慨的顧客。

在普陀

到普陀的那天在海邊的岩石縫裏我們看見了不少的 *Isopod*（等足類動物。）大的，小的，成羣的在岩石邊上爬着。許多對相等的細腳，魚鱗似的甲殼，兩根長的黃鬚，黑的眼睛。大的有蟬身那樣大，小的就很小，在這裡我們看出了 *Isopod* 的發育的全個階段。

「我倒沒有見過這樣大的 *Isopod*，」朋友 T 看見一隻很大的 *isopod* 從一個縫裏爬出來，不覺欣喜地叫道。「在地中海畔我都不曾見過這樣大的。 *Delas*（法國生物學家）研究這東西很詳細。他也沒有找到這麼大的東西。」

「我們捉幾隻來看看，」我說。那個小動物的兩隻眼睛似乎很機警地在看我。

「好，明天去買一瓶酒精來，在這裡採集小動物回去，」T 說。

第二天上午我們遊完了前山，下午四點鐘過後我們一共五個人走出寺院，到街上去買酒精。在普陀山買酒精，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起先在寺院裏我們就問過和尚，和尚還疑心我們想喝酒。但是T卻堅決地相信着這裏一定有酒精出賣。

街是很短的，中間是窄狹的石板路。兩旁是舊式的店鋪。進香袋，香燭，畫片，地圖，礮石的雕刻，以及汽水等等都在門前展現出來。我們問了好幾家雜貨店，那里不但沒有酒精，連酒也沒有賣。我們覺得失望了，正打算回頭走時，T卻在一家較大的店裏買到了高粱酒，要了一個瓦罐盛着，提起來往海邊走去。

海邊有人在游泳，可是只有寥寥的幾個人。海灘上有人搭了布篷，做飲冰室，賣着汽水之類的東西；生意不很好，不過座位還舒適，是帆布椅和籐椅，脚下全是沙。我們到了那里就脫下外面的衫褲放在籐椅上，讓一個愛喝啤酒的朋友看守着，其餘四個人便赤腳經過沙地往海邊的岩石上走去。那一罐高粱酒拿在T的手裏。

沙灘上有許多小蟹在爬，人一走近，牠們就全都鑽進洞裏了。牠們在沙灘上打了不

少的小洞。

潮打溼了的沙地是柔軟的，腳踏在那上面，使人起一個舒適的感覺。但一爬上岩石，那不平的石塊就刺得腳掌發痛了。我們從一塊岩石跳過另一塊，往最近海的高的岩石上爬去。潮在我們的下面怒吼，一匹一匹的白浪接連地向着這些岩石打來，到了岩石脚下又給撞回去了。那奇妙的聲音，那四濺的水花……

但我們不去管這些。我們走上岩石，就分散開來，各人去找尋自己的捕獲物。這些東西很多，除了 *trapod* 以外，我還看見了海葵，海螺，蟹，佛手，和別的幾種小動物。

我在一個岩石邊沿上跪下來，伸一隻手去捉一隻小蟹，這蟹在岩石縫隙裏，岩石縫隙裏全是紅色，就像塗了許多動物的血。許多海螺釘在那上面。我把手伸下去，那隻蟹卻向着更窄的縫隙跑進去了。但我還看得見牠的兩隻腳。我去向 T 要了小刀來，用刀刺進手伸不到的縫隙裏，起初蟹還不肯動。後來我把牠騷擾得沒有辦法了，牠只得跑出來。我連忙伸手去抓牠，牠就往裏面一逃，可是已經遲了，牠的一隻鉗和一隻腳都被我抓住了。

牠和我的手掙扎着，卻終於被我用刀撥了出來。我把我的俘虜拿在手裏看，牠可憐地動着，一隻螯和一隻腳已經脫去了。

我去T那里，把蟹放進了酒罐。T和S正在那里捉 *isopod*，他們已經捉了好幾隻大的。T的兄弟在兩塊岩石中間的下凹處洗脚。

這時浪已漫上了前面的岩石，那里已經積了一些水。我又往前面走去，把脚浸在清涼的水裏。石上有好些花朵似的彩色的東西，那是海葵。牠們浸在水裏像盛開的花。我伸手去挨牠們，牠們就馬上縮小起來，成了一團。我使用刀去挖牠們，牠們像生根在石裏一般，起初簡直弄不動，但後來終於被我一一弄起來了，這些奇怪的動物。

前面的某一塊岩石上浪還沒有漫上來，雖然最前面的岩石已經半浸進了海水裏。在那岩石上我看見了一隻佛手插在縫裏，松綠色，很可愛，一半露在外面，看那樣子，似乎很容易把牠弄出來。我伸手去拿，沒有用，又用刀去挖，也挖不動。我還在用力，不覺得潮已漲上來了。突然間我的耳邊起了響聲，一個大浪迎着我的頭打來，我連忙把頭一低。全身

馬上就溼透了，從頭到腳都是水，眼鏡幾乎被打落下來。肩上的一條毛巾卻落在岩石上給浪沖去了，馬上就失了牠的蹤跡。

「金，當心！不要給浪打下去！」T在後面的一塊岩石上警告我說。

我的頭還是昏亂的，我退後幾步，坐在另一個岩石上去。一面用手拭眼鏡，因為鏡片給浪打溼了。

我重戴上眼鏡，俯下頭去看海。下面全是白沫。水流得很急。浪帶着巨聲接連不斷地打擊岩石脚。前面的較低的幾塊岩石已經淹沒在水裏了，只露出一些尖頂。

我想到要是真落到下面去，一定是沒有性命了。這樣想着，我就覺得自己方纔真是身歷極危險的境地，沒有被浪打下去，算是十分僥倖的事。但是過了片刻，我看見那幾塊岩石還高出在水面上，平安地，沒有一點危險，我又想起了那隻佛手，我的心不覺癢起來了，結果還是到那岩石去把佛手弄了出來，自然是費了大力。這種東西店鋪裏彷彿也有賣的，這事情我並不是不知道的。

在這些岩石上我們花去了一點鐘以上的時間。後來我們回到布篷那里時我還去沙灘上睡了一覺。

傍晚大家穿好衣服，T提了酒罐，我們五個人沿着山路，跟着廟裏的鐘聲，談笑地走回我們寄宿的那個寺院去。

路上有好些和尚，好些男女香客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這奇異的一行列，更看着T手裏的酒罐。

二等車中

坐火車似乎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三等車裏更不是舒適的地方，但這一兩年來我的一部分的時間就在三等車裏面化去了。彷彿有好些人說過羨慕我所過的生活的話。這些情形他們是不會知道的。

說要走，說了一兩個星期了。一些朋友在路上遇見我就會問：「怎麼還在上海？」我除了「明天走」一句簡短的答語外就找不出第二句的。確我每天都是準備着「明天走」的，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結果這「明天」卻推到一兩個星期以後了。冤枉的是有些人疑心我在故意欺騙他們。

在一個黃昏裏送了W夫婦上車回來，我同着M走着到中國旅行社去的路。我們兩個都不熟習上海的道路，當時我並沒有決定這晚就走，也沒有決定就到中國旅行社去

買車票，我們不過在那些比較平坦的馬路上散步，談談那些這許多時候以來折磨着我們的青年的心的問題。周圍的景色我們是看不見的。M和我一樣，我們的心中都刻印着一幅未來的圖畫，這畫面上所展示的，我們相信是人類社會進化途中所必定經過的一個階段。然而別的人不承認，他們說我們是拿了幻想來欺騙自己。我們不覺得我們的錯。那圖畫是洗滌不去的，當初牠被刻印在我們的心上的時候，那也會費過不少的工匠的心血，而且也經過長久的時間。對於我們牠永遠是鼓舞的泉源，牠不斷地給我們帶來希望，尤其是前幾天朋友乙從遠迢迢的地中海畔帶了另一個古國的好消息回來以後。雖然我和M心裏都充滿着離別的情緒，但我們並不會感到悲哀。我們那時的談話都是關於未來的，那些都是美麗的話語。

天色逐漸陰沈起來，我們卻不覺得；燈火亮了，我們也不覺得。在我們的眼前隱約地現着那光明美麗的遠景。無意間走到了四川路的中國旅行社，我們進去賣票。

「哪天走？」

「今天晚上。」

我沒有躊躇地回答着。出了門，我纔想起：今晚上就要走了。這時候我突然感到了把時間浪費在火車上輪船裏是一件怎樣不幸的事情。

行李是臨時收拾的，那也花不了許多時間。V夫婦送我到車站時，不過十點多鐘，而火車要到十二點鐘纔開駛。我是一個漂流慣了的人，本來用不着人送我到車站，但V夫人說：「一個人走，冷清清的，沒有人送，很可憐。」我也不能夠拒絕他們。

在月臺上我們找着了M，他在那裏等候我們。現在誰也不會覺得寂寞了。V提着我的籐包，我們上了車。

車廂裏客人很少，有許多空地。我從籐包裏取出了被褥，在長凳上攤開來，心裏想今晚上一定可以暢快地睡一夜了。

平常朋友們在一起大家總有許多話談，這時候我們對坐着，我卻覺得說話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了。我們讓時間在沈默裏過去，於是V夫婦下車去了。於是M也下車去了。接着火車的輪子動起來，我知道我的旅程又開始了。這時候，對於上海我又生了一點留戀。

車廂裏的人突然加多了，我的被褥被逼迫着捲了起來。睡覺的事變成了一個渺茫的夢，這晚上我就在人堆裏糊裏糊塗地混了一夜，對面一個乘客整夜開着窗，風就對着我吹，煤灰堆滿了我的臉，使得我的眼睛睜不開來。那苦況只有我自己知道，但也終於過去了。

第二天八點鐘以前火車到了南京。那時正落着雨。早晨的空氣很冷。但我不得不跟着衆人走下車，冒着雨走到江邊的輪渡上，擁擠在前艙裏，被一張帆布篷遮蓋着。

這小火輪一開，風就大起來，把雨點全吹打在我的身上。我只得掉轉身子，但一條褲子卻給打溼了。這狼狽的情形如果給朋友們看見，一定會惹起他們的發笑。

到了浦口進了月臺，我找不着火車，我站在月臺上只覺得身子冷，過了好些難堪的

時候，終於看見火車來了。月臺上突然變得熱鬧起來。在一陣擁擠之後我進了三等車廂，在那裏面找到一個好座位，就欣慰地坐下來，藤包給放在頭上的架子上面。我又把被褥在這長椅上攤開，我應該在這車廂裏過一個夜晚了。

火車在細雨濛濛中離開了浦口，時候是十一點鐘。我沒有留我的腳跡在南京，我是有遺憾的。在南京我有好幾個朋友，我本應該去看看他們，本應該分出一些時間來留着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但雨把我阻止了。尤其使我掛念的是那一個染着不治之疾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他最近還寫信給我說：「你的心靈的純潔與偉大，生活的灑脫和輕鬆，只要在我得到一刻沈靜的時候，我便追懷着你：我是漸埋漸深的成了一個泥人了。我常常希望着因爲我有痼疾而早結束了我的生命。」去年我在北平承他款待了我一個多星期，和他在一張牀上度過了那些夜晚，聽了他許多次的咳聲和夢囈，我留下了在頤和園買來的一對石球在那間公寓的小屋裏就走了。我帶走的他的印象到現在還沒有褪去，依舊是去年那樣地鮮明：心靈的純潔與偉大，只有他一個人纔可以受這個評語。我知道，但

沒有人了解過他。他如今是在艱苦的生活的鬪爭裏，社會的輕蔑的眼光下面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了。每次我讀着他的混合着血和淚的散文，我的全個心靈都被擾亂了。我常常在心裏狂叫着：他是不能夠死的，他應該活下去，強健起來，去享受生活裏的幸福。但誰能够使這願望實現呢？

我的思想像車輪那樣地轉動着。雨卻漸漸地小了。到了一個站，雨就完全住了。天氣依舊不好。我的心上的重壓也沒有減輕。但火車又向前開行了，就像一個怒吼着的飢餓的猛獸。

車裏的客人並不多，好些座位都空着，一個人可以佔據一把椅子。車是新的，油漆的顏色很明亮，而且洗刷得很乾淨。有百葉窗。這些使得對面的一個老客人不時地發出了驚訝的讚歎。

天氣後來變好了，太陽從雲裏露出面來。車窗外有樹木，有田野，有山，但我時時刻刻都記着我是往北方走了。

人一往北方走，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刻一刻地變老了。尤其是對於離開廣東不久的我，見過了南國的鄉村，喫慣了南國的食物，呼吸慣了南國的空氣以後，這感覺是特別銳敏的。南國的那種明綠的榕樹，在這裏是看不見的了。這裏的一切景物都給罩上了古老的，沈重的暗影，找不出一點南方的輕快活潑的顏色。

津浦路沿途的車站是值得注意的。每個大站都有牠自己的獨特的樣式，雖然同是西洋風的舊建築物，但沒有兩個是相同的，有些竟使人聯想到了教堂。

車上的生活是很沈悶的，單調的。乘客多的時候還可以看見一些特別的事情。去年那一次旅行裏我就看見了不少。譬如一個老婦因為沒有車票就被趕出車廂，在那扶梯邊的走廊上蹲踞着，讓夜晚的冷風吹打。又如一個土匪上車來捉一個替人送款的忠厚的鄉民，那鄉民幾乎被他拖下車，卻給一個車警來解救了，土匪就在火車駛行的當兒跳了下去。

這一次我卻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一點值得注意的談話。到了站乘客上下，或者

向小販買食物，這是很平常的事情。兩角錢一隻燒雞，一角錢好幾個梨子，這是最受人歡迎的食物。時候過得很慢，但也很平淡地過去了。夜晚我幸運地睡了一個好覺。第二天早晨醒起來時，火車已經過了濟南。

窗外的北方的平原是有些可愛的，雖然樹木少，雖然只有一點禿的山，但也可以給人引起另一種感覺。沈着，樸實，沒有一點誇張，沒有一點掩飾，北方的景物就像北方的人，他們沈默地負起生活的擔子，堅忍地和困難戰鬥着，直到死不發出一聲叫喚。

在山東境內某一個車站旁邊，人們搭了草篷在那裏開「追悼大會。」會已經開過了，剩下來對聯，供桌和遺像，據說被追悼的是前次劫車中被害的車警。原來兩個多星期以前津浦車曾經在這附近給土匪搶劫過一次。

下午五點多鐘火車到了天津東站。我在上海中國旅行社買票時曾爲了「東站」和「總站」的問題把那賣票員麻煩了好一會，那裏只有到天津東站的車票，我當時卻以爲火車先到「東站」後到「總站」，現在知道我的記憶的錯誤了。

平津道上

火車九點一刻從天津東站開，我八點三刻以前到那裏，上了車，可是三等車裏已經沒有一個空的座位了。

頭二等車廂裏沒有幾個乘客，座位就讓他空着，給灰塵佔據了那些柔軟的皮墊子。隔壁是三等車廂，兩扇門分隔了兩個世界。三等車廂裏的擁擠，簡直使人想像不到。一推開門就祇看見到處是人頭，耳邊自然是各種談話的聲音。窗戶全都關閉着。車廂裏給熱氣和煙霧瀰漫了。

我提了一個籐包，經過一個車廂又一個車廂，在人叢中穿過去，看見了不少的竊笑的臉。倘使我看見一把預備給三個人坐的長椅上卻祇坐了兩個人，便在那裏停留一下，打算請那兩位客人讓給我一點地方，那時我就會被一些箭簇似的憎厭的眼光射在臉

上和身上了。或者我竟然冒險說出請讓一點地方的話，結果也會得到意外的答覆：「這兒有人。」

自己像一個競爭的落伍者，不敢爲這一點小事就和別人爭鬧，於是祇得重拿起沈重的藤包往另一個車廂走去，心裏想今天恐怕會「站」到北平了。

到了最後一輛車裏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座位，在一把三人坐的長椅上，雖然那裏已經鋪了氈子，但先來的一個客人還不會拒絕我。現在我算是比較放心了。

在車上等了快半點鐘，火車便開駛了。依舊沒有人開窗戶，車裏是很悶熱的，到了總站，上來了兩個客人，（上車的自然不祇兩個，不過我祇注意到兩個。）於是那個坐在我對面的客人就站起來坐到我這一邊，把兩個空座位讓給他們，每邊各坐三個，身材差不多。在圖案畫裏是對稱的。對面中間坐的一個戴黑眼鏡，穿長袍馬褂，鈕扣上垂了天津律師公會的證章。他借了我買的報看，他買了櫻花糖喫，他還說中原公司的櫻花糖比車上小販賣的又便宜又好。

忽然梅蘭芳博士的尖銳的聲音在車上響起來了，在我們的後面。好些人就站起來往後面的一個角落裏看，律師和他的兩個朋友也不是例外。他們帶笑地接連說：「話匣子。」我知道北方人口裏的話匣子就是留聲機。

律師的朋友離開了座位，過後又回來。他說：那幾個人一定是考學校落了第的。

「他們多半考戲劇學校罷，」律師很聰明地說。

「他們有話匣子，一定是有錢人。有錢人的子弟是不會用功讀書的，」律師的朋友這樣地發議論。

律師微笑了。但那一對在黑色鏡片下面閃爍的眼睛裏的表情我卻看不出來。那眼睛似乎是很神祕的。

我站起來故意走過那一個角落裏去看話匣子，這東西在兩個學生中間佔了一個座位，安閒地唱着梅蘭芳的戲，一齣一齣地接連着，沒有終結。學生兩個，一個穿長袍，一個穿西裝，我看不出他們是不是要去投考戲劇學校。

我回到座位上來，車已經走了好遠了。窗外的景象很荒涼，好些田地被水淹沒了。幾株樹孤單地立在水裏。水上飄浮着稀疏的枯草。人在田裏撐船，人還下了網在田裏捕魚。時間似乎過得很慢，車裏依舊很悶熱。我把我帶在身邊的一本 T. Storm 的 *Späto*

Rosen (遲開的薔薇) 翻開來讀，繼續從昨天在津浦車上中斷的地方讀下去：

「龍骨在水上滑着。在寂寞的正午的光景，伊莎德坐在甲板上。夏天的風吹拂着她的金絲髮；淚珠裝滿了她的眼睛。她悲哀地思念着家鄉，她又恐怖地想到那異邦的景象，到了那裏她就應該做那個老王的伴侶。特列斯坦想去安慰她，卻被她拒絕了；她恨他，因為他殺了她的叔父莫洛特。

「空氣很沈重，她也很渴。在她的艙房裏正藏着『愛之魔酒』，預備用來燃起她對老新郎的情焰。一個年青的女婢忽然叫起來：『看，這裏有酒！』特列斯坦無心地把酒杯遞給了王妃。」

這是 Gottfried 的名著「特列斯坦與伊莎德」裏面的故事，那是十三世紀的作

品了。特列斯坦替舅父馬克王親迎王妃伊莎德，伴她坐船回國，在船上因了「愛之酒」的魔力，兩個人發生戀愛，於是釀成了一幕悲劇。

「她躊躇地端起杯飲，她的心很沈重，

她把杯遞給他，他也飲了杯中的酒滴。」

的確正如 *Stohe* 所說，我也看見那古詩人的魔力在開始散布了，這樣的詩句使得我也生活在書本裏面。我聽不見了梅蘭芳的戲，因為話匣子已經啞了。許多人垂着頭在打盹。車裏的空氣也是很沈重的。火車不停地向前走着，發着單調的叫聲。數百年前的詩人的圖畫像一層薄霧似地慢慢地昇了起來。

我彷彿看見那一對青年愛人在我的面前。他們靠在船邊親愛地相偎着。眼睛望着水面。沈醉地談着奇怪的話語，談着海和霧，談着風和水，還談着許多渺茫的遠方的事情。我也彷彿飲了那魔術的酒了。這詩篇就像給我喚醒了另一個世界，我在生活裏簡直沒有注意到的，就讓牠沈睡了這許多年。但是現在那德國的古詩人卻逼迫着我跟着

特列斯坦和伊莎德去接受他們的運命了。

愛之魔酒證實牠的效力。美麗的伊莎德和特列斯坦不能夠彼此分離了。做着舅父的老王將他的外甥和他的王妃流放到遠地去。這一對愛人就給古詩人引入無人跡的荒地去了。

空氣沈悶着，我的心也渴了。「愛之酒」的魔力繼續發展下去：

「沒有人窺探他們的蹤跡。太陽光輝地閃耀着。草放射出芳香。在這無邊際的荒原上就祇有他們兩人。伴着他們的還有微語的森林和隱身在高空的小鳥的歌。他們浴着夕陽在草原上徘徊，聽着冷泉的聲響，又坐在菩提樹下眺望那岩窟，他們就在那裏過夜。早晨太陽一出他們就起來騎着馬馳過繁露的荒野，手握着弓箭，兩匹馬緊緊靠着，伊莎德的金絲髮飄散在特列斯坦的肩際。」

慢慢地，慢慢地那一對青年愛人唱着愛之高歌騎着兩匹白馬向遠方去了，消失在繁露的草原的深處去了。我彷彿看見那茂盛的野草吞食了他們。但是伊莎德金絲髮

還在我的眼前盪漾。草原的香氣包圍着飲了魔酒的我。

我的眼睛呆呆望着遠處，望着窗外的枯黃的高粱，火車單調地叫着。於是車子進了站，在豐臺停了。

「離北平祇有三十里了，」律師的朋友說。

「明年我不到青島就要到上海去，」律師說，上海兩個字似乎是思索了許久纔說出來的。

「要是帶了嫂子去，至少要花五百洋錢，」律師的朋友羨慕地說。

「要是兩處都去不成，我明年一定到濟南府去，」律師堅決地說。

「濟南府卻沒有什麼好玩，」朋友這樣接下去。

又提到律師的兒子，律師說給這小孩起名叫「桐林，」因為他五行缺木。

於是律師又一次微笑了。那神祕的黑眼睛突然變大起來給我遮住了一切。茂盛的草原，伊莎德的金絲髮全都沒有了，我的手裏祇有一本破舊的小書，我並不曾飲過「愛

之魔酒，」我不過在混亂的現實裏做了一個夢。先前的一刻我是拿幻夢把自己欺騙了。我用力抖了抖身子，爲了證明我已經從夢裏醒了過來。我把眼睛往四處看，都是些受苦的黃臉。沒有美人伊莎德，沒有勇士特列斯坦，那「愛之魔酒」是不能存在的。牠不能鼓動我的心。我的心已經奉獻給一個巨大的鬭爭了。

我垂了頭去看手裏的一本破書，書冊已經給我快翻破了，因爲這些時候我就拿了牠來溫習德文。這一本破書能夠有什麼力量，爲了喚起那一個給我埋葬了的世界。我把書冊放回在衣袋裏。我說我以後不要再讀牠了。

「啊，青春呵！美麗的薔薇花開的時候。」

我唸着書裏的最後一句詩，我沒有一點感傷，因爲我知道我的青春是不會消失的。火車已經進了城，乘客中起了一陣騷動，再過一會，在十二點零七分鐘光景，火車進了正陽門車站。

一個車夫

這些時候我住在朋友F的家裏。

有一天我們喫過晚飯，微雨已經住了。天空漸漸開朗起來。傍晚的空氣是很涼爽的。這時F便提議到公園去。

「洋車！洋車！公園後門！」我們站在街口高聲叫着。

一羣車夫拖了車子向我們衝過來，把我們包圍着。

我們沒有選擇，忽忽地跳上兩部洋車就讓車夫拉起走了。

我在車上坐定了身子，慢慢地把安閒的眼光放到車夫的身上去。一個驚訝的感覺馬上捉住了我。在我的眼前幌動着一個十分瘦小的影子。我的眼睛沒有錯。拉車的是一個小孩，我估計他的年紀還不到十四。

「小孩，你今年多少歲？」我禁不住向他問道。

「十五歲！」他很勇敢很驕傲地回答着，彷彿十五歲就達到成人的年齡了；他一面拉起車子向前飛跑。他身子雖是很瘦小，然而他全身都是勁，決沒有一點疲倦和病弱的樣子。他這麼一來，竟使得像我這樣的一個小資產階級也不好意思起什麼人道主義的念頭了。

「你拉車有多久了？」我繼續問他，這全是爲了滿足好奇心的緣故。

「半年多了，」小孩依舊昂然回答。

「你一天拉得多少錢？」

「還了車租剩得下二十弔錢！」

我知道二十弔錢就是四角洋錢。

「二十弔錢，一個小孩，真不易！」拉着F的車子的那個中年人不覺在旁邊發出讚嘆了。

「二十弔錢，你一家人夠用？你家裏有些什麼人？」F聽見了小孩的答語，對於這談話也感到興趣了，便這樣問那小孩。

這一次小孩卻不作聲了，彷彿沒有聽見F在說話，其實我知道他一定把F的話聽在耳裏了。那麼他爲什麼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別的緣故，使他不願意提起這些事情。也許他沒有父親，只有一個母親在家裏。

「你父親有嗎？」F不介意他的態度，繼續簡單地發問道。

「沒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親呢？」

「沒有！」他短短地回答着，聲音似乎很堅決，然而和先前顯然不同了。這次好像很不自然，聲音裏掩藏不住痛苦。我想他說的不一定是真話，他的家庭情形決不是這麼簡單。

「我有個妹子，」他好像實在忍耐不住了，不等我們問他，就自己說出來，「他把我

妹子賣掉了。」

我一聽這話馬上就明白這個「他」字指的是什麼人。我知道這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慘。我感動地說：

「那麼你父親還在——」

小孩不管我的話只顧自己說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趕走了。妹子賣掉了。他一個人跑了。」

這四句短短的話表現出一幕家庭慘劇。一個人在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境遇，這也算是夠厲害的了。

「有這麼狠的父親！」那個中年車夫慨嘆地說了。「你現在住在哪兒？」他一面拉着車一面和小孩談起話來。他還時時安慰那小孩說：「你慢慢兒拉，省點兒氣力，先生們不怪你。」

「我就住在車廠裏面。一天花個一百子兒。剩下的存起來……做衣服。」

「一百子兒」是兩角錢，他每天還可以存下兩角。

「這小孩兒真不易。還知道存錢做衣服。」中年的車夫帶着讚嘆的調子對我們說。過後他又去問小孩：「你父親來看過你嗎？」

「沒有，他不敢來！」小孩堅決地回答。雖是短短的幾個字，裏面含的怨氣卻很重。

我們找不出話來說了。對於這樣的問題我還沒有仔細思索過。我究竟應該拿什麼話勸他呢？在我知道了他的慘痛的遭遇以後。

那個中年車夫卻和我們不同。他毫不思索就對那小孩發表他的道德的見解，彷彿他對於這見解有着深的確信：

「小孩兒，聽我說。你現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倫。他來看你，你也該拿點錢給他
用。」

「我不給！我碰着他就要弄死他！」小孩毫不遲疑堅決地回答道。語氣非常強硬，簡直沒有挽回的餘地。我想不到一個小孩的仇恨會是這樣地深！他那聲音，他那態度……

他的憤怒彷彿傳染到我心上來了。我自己感覺到。我也開始在恨他的父親。

中年車夫碰了一個釘子以後也就不再開口了。兩部車默默地在潤溼的北長街的馬路上滾着。

我看不見那小孩的臉，不能夠知道他臉上的表情，但從他剛纔的話語裏我知道對於他是另有一個世界存在的。沒有家，沒有愛，沒有溫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驅策他。然而他能夠倔強！他能夠恨！他能夠用自己的兩隻手擎起生活的擔子，沒有畏懼，沒有悲哀。他能夠做別的生在富裕的環境裏的小孩所不能夠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們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洪爐。牠能夠鍛鍊出這樣倔強的孩子來。甚至人世間最慘痛的遭遇也把他打不倒。

就在這個時候，車到了公園後門。我們下了車付了錢。我借着燈光看小孩的臉。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完全是一張平凡的臉，圓圓的，沒有一點特徵。但是當我的眼光無意地觸

到他的眼光時，我就禁不住大大地喫驚了。這世界裏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裏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對眼睛裏我找不出一點承認任何權威的表示。我從沒有見過這麼驕傲，這麼倔強，這麼堅定的眼光。

我們買了票走進公園，我還回頭去看那小孩，那時他正拉着一個新的乘客昂起頭拔步跑開了。



Holidays

Holidays.



民國廿八年四月開明初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第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筆隨途旅”

印翻准不繼作著有

著者 巴 金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六四八
電報掛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貴陽獨獅街
重慶西三街 衡陽司前街
桂林環湖北路 金華都陝西巷
開明書店分店

10158025

開明書店發行巴金之著譯

滅新家春秋愛死春海巴點夢海旅秋丹我

情 的 三 部 曲
 去 的 太 陽 曲
 天 裏 的 秋
 金 短 篇 小 說
 與 雜 隨 筆
 行 途 的 春
 東 裏 的 春
 底 自 之 傳

傳死天筆記醉滴集夢天陽曲 生亡

〔克魯泡特金〕	〔A·託爾斯泰〕	〔尤利·巴基原〕	〔散〕	〔散〕	〔散〕	〔散〕	〔已出兩冊〕	〔中篇小說〕	〔中篇小說〕	〔中篇小說〕	〔長篇小說〕	〔激流三部曲之三〕	〔激流三部曲之二〕	〔激流三部曲之一〕	〔革命三部曲之一〕	〔革命三部曲之二〕	〔革命三部曲之三〕	
六	五	六	四	四	四	每册一元六角	五	五	六	一	二	一	一	七	七	七	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八角	元二角	元八角	元八角	角	角	角	角

■ 售代有均店本著譯他其者作 ■

5a
日
購



國家圖書館



002855412

